

大美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AMERICANA

大美百科全書

24

RUSSIA-SINKHOLE

光復書局

Encyclopedia Americana Copyright © 1990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0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wise, whether now or hereafter devis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prior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大美百科全書 24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初版

發行人 林春輝

編譯者 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

出版者 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 38 號 6 樓

郵撥帳號第0003296-5

電話：771-6622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0262 號

排 版 友坤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弘盛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 堅成印製有限公司

ISBN 957-42-0266-6 (套)

ISBN 957-42-0645-9 (冊)

俄羅斯

RUSSIA 俄羅斯

發源於東歐的一個國家，於數個世紀間發展成橫跨歐亞、廣達太平洋的龐大帝國。本文以1917年革命前的俄羅斯歷史為主，包括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以後的歷史演變。參見RUSSIAN REVOLUTION；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蘇聯的歷史學家在講述其國家歷史時，將高加索山區的烏拉爾圖王國(Urartu Kingdom, 建於西元前九世紀中葉)，以及中亞龐大的阿開米帝國(Achaemenids, 西元前549年居魯士所建)都包括在內。然而，現代俄羅斯人的祖先東斯拉夫人首見於黑海北岸的大草原地帶，和這些國家並無關聯。

早在東斯拉夫人之前，大草原上活動的各民族，史上可知尚有數種。其一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乃印歐民族之一支，荷馬於《奧德賽》中曾述及。此一民族的生活和來處，今所知者極少，西元前700年左右為西徐亞人(Scythians)驅退。取而代之的西徐亞人之疆域最後遠達多瑙河南岸至高加索山區以東的地區。列寧格勒的愛爾米塔什博物館(Hermitage)中所藏西徐亞人「動物風格」的金器，輝煌奪目，令人目眩神馳。

西元前200年左右，大草原上的西徐亞人已為薩爾馬特人(Sarmatians)取而代之，這是一支來自東方的同系種族。但是西徐亞人於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漁業、貿易殖民地，及其在鄰近海岸地區的控制權，並未消失。在羅馬人控制地中海地區後，他們依然向薩爾馬特人控制的大草原區購買穀物，轉運至希臘。

西元200年左右，自從哥德人落腳於本廷大草原(Pontic steppe, 或稱黑海大草原)後，和西徐亞人、辛梅里安人無關的民族統治了該區。370年左右，源自斯堪的那維亞屬日耳曼語系的哥德人，被來自東方大部分屬土耳其語系的匈奴人逐向西方。匈奴人一路西進，直達高盧，但於451年為羅馬將軍埃提烏斯(Aëtius)在沙隆之役(Battle of Châlons)中擊敗後，勢力潰散。

五世紀時，另一支土耳其語族民族保加爾人(Bulgars)出現在本廷大草原，但在558年被同為阿爾泰語族的阿瓦爾人(Avars)征服(土耳其語族是阿爾泰語族的分支)。到了六四〇年代，保加爾人的勢力已足以控制亞速海北部相當廣大的一片地區。但不久即分裂為二，一支占領了今之保加利亞；一支遷移至窩瓦河(Volga R.)和卡馬河(Kama R.)匯流處附近，十世紀末，已在當地建立起一個實質上的國家。

七世紀中葉，中亞地區繼起的國家是立國於高加索北部由土耳其汗自己建立的，這就是哈扎爾國(Khazar)。哈扎爾國曾抵禦阿拉伯回教徒的侵擾，也和拜占庭帝國建立貿易關係，其統治者最後信仰猶太教。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發源地可能主要位在今天的波蘭一帶，即維斯杜拉河(Vistula R.)至聶伯河(Dnieper R.)間的地區。於該地的考古發掘中，原始斯拉夫人的聚落可遠溯至西元前1000年。但直到西元一世紀時，斯拉夫人才見於歷史記載，出現在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筆下，後來又見於塔西塔斯(Tacitus)的著作中，被稱為維內蒂人(Venedi)。在六世紀的學者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和約爾丹內斯(Jordanes)的筆下，他們是安迪人(Antae)、斯拉溫尼人(Sclaveni)。他們出現在拜占庭帝國的邊界上。

有些斯拉夫人可能早在西徐亞人占據大草原地區時，即已居住喀爾巴阡山以北、以東地區，而時間上也超過其後的非斯拉夫系國家或族羣。

基輔公國

到了九世紀時，東斯拉夫人已分裂為數個部落，後來分化為大俄羅斯人(Great Russians, 或只稱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Belorrussians)和烏克蘭人，從事農耕、漁、獵、畜養牛羣和蜜蜂、手工藝品製作，並和鄰邦進行毛皮、蜜蠟、蜂蜜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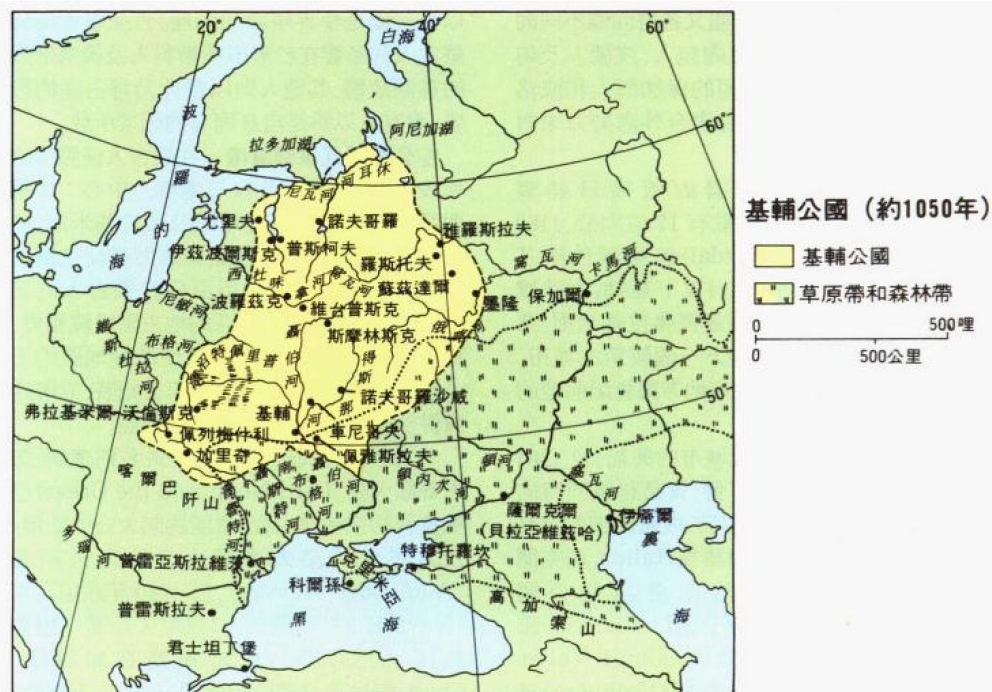
瓦倫琴人 這些貿易可能吸引斯堪的那維亞人(或稱瓦倫琴人Varangians)中的行商、冒險家，前往東方的斯拉夫人地區。其中的二位首領阿斯科爾德(Askold)和迪爾(Dir)在860年前往攻打君士坦丁堡途中，占領了基輔。不久二人即被諾夫哥羅德(Novgorod)的瓦倫琴人領袖奧列格(Oleg)逐出基輔。九世紀末已建立的以基輔為中心的國家，可能即由奧列格開創的瓦倫琴王朝所統治；該王朝也許由早於奧列格的諾夫哥羅德統治者留里克(Rurik)所創。留里克是一位可能被捏造出

來的瓦倫琴人。到了十世紀末，該國家人口中的主要族羣東斯拉夫人已經同化了征服者瓦倫琴人。

基輔公國(Kievan Rus, Rus的字源已不詳)是一個由數個公國陸續加入而組成的國家，以基輔為首。國內的各統治者(或稱大公)實力足以威脅拜占庭帝國及君士坦丁堡。根據十二世紀的《基輔編年史》(Kievan Primary Chronicle)所記，拜占庭帝國曾於907年和941年，分別遭到奧列格及其繼任者伊戈爾(Igor)的攻擊。伊戈爾則為確切的歷史人物。二次遠征的結果，使俄羅斯與拜占庭分別在911年和944年簽定條約，條約中明確規定雙方的貿易往來。俄羅斯輸往君士坦丁堡的毛皮、蜜蠟、蜂蜜及奴隸，皆是每年冬季對斯拉夫部族發動征伐而得來的，伊戈爾即喪命於945年的一次征伐中。其子斯維亞托斯拉夫一世(Svyatoslav I)尚未成年期間，由寡母奧爾嘉(Olga)攝政。奧爾嘉後來皈依東正教。

斯維亞托斯拉夫成年後，在窩瓦河和多瑙河多次大敗保加爾人，並考慮以多瑙河口附近的普雷亞斯拉維茨(Pereyaslavets, 即普雷斯拉維茨Preslavets)為都。他也攻滅哈扎爾國，消除一個阻礙東方部族越過大草原西進的重要緩衝勢力。事實上，他本人即於972年命喪迅速興起於俄羅斯南部的佩切涅格(Pecheneg)游牧部落之手，據說頭顱還被做成酒鉢。

他的三個兒子互爭繼承權，而由弗拉基米爾(Vladimir)獲勝。弗拉基米爾雖然本來篤信異教，但於988年左右亦改信東正教，而基輔公國的子民也紛紛改信基督。東正教之源——拜占庭文化亦因此對基輔的藝術、文學、法律、習俗造成廣泛深刻的影響。但俄羅斯人並未承繼拜占庭更廣泛的希臘化文化傳統，



這一傳統乃以希臘語言為基礎。俄羅斯人毋須學習希臘文，因為教會禮拜使用的語言是斯拉夫教會語言，不是希臘文。斯拉夫教會語言以馬其頓語言為基礎，書寫則採西里爾字母。這種字母可能是由傳教士聖西里爾(Saint Cyril)的一位弟子所創。

基輔時代的俄羅斯基督徒，發展成一個半商半農、事實上存在著奴隸階級的社會。政治上依然是各邦組成的邦聯，而不是單一的公國。各公國的大公權力受地方議會(veche)或貴族會議(druzhina, 波雅爾都瑪 boyar дума即自此發展而來)的限制，但情況各有不同。

1015年弗拉基米爾一世去世後，各公國鬥爭慘烈，最後由「智者」雅羅斯拉夫一世(Yaroslav I the Wise)獲勝，1019年成為基輔大公。基輔在其統治下，發展臻至極盛，貿易和通婚關係使基輔和西方國家互有聯繫，俄羅斯的公主紛紛成為波蘭、匈牙利、挪威和法國的王后。

雖然雅羅斯拉夫曾重挫佩切涅格這支新興的土耳其語系侵略者，但1054年雅羅斯拉夫去世後不久，波洛夫茨人(Polovtsy, 或庫曼人Cumans)開始威脅俄羅斯人。而雅羅斯拉夫的繼承者間一連串的內爭，使他們無法團結一致，而有效地抵禦外敵。最後由弗拉基米爾二世莫諾馬赫(Vladimir II Monomakh, 1113-25年在位)崛起，對外他是一位足以抵抗波洛夫茨人的領袖，對內其基督徒的形象亦足以號召人心。他矯正國內高利貸氾濫的惡習，呼籲國人以全民福祉為念，但是他還是無法扭轉衰落的頹勢。

雅羅斯拉夫死後，其子莫斯提斯拉夫(Mstislav)和姪子雅羅波克二世(Yaropolk II)間尚能相安無事直至1139年。那時大公家族已大幅增加，爭奪王位的內鬥亦隨之熾烈。有些地區如諾夫哥羅，其地方議會占了上風，並控制大公。各個公國又各自面臨不同的外敵。西方有芬蘭人、立陶宛人、波蘭人及匈牙利人，東方則有窩瓦河的保加爾人和波洛夫茨人。有時某個公國會聯合外國勢力來對抗俄羅斯的其他大公。

基輔這個統一公國的威權日益衰減，1139-69年，基輔共駐有17位大公。1169年，蘇茲達爾大公(Suzdal)包高羅伯斯基(Andrew Bogolyubsky)攻下基輔，大肆擄掠。但他不遷都基輔，而選擇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乃蘇茲達爾南方一個較新的城市，在這裏沒有強大的貴族或地方議會限制他的權力。

隨著義大利和日耳曼城市的興起，及1204年十字軍攻下君士坦丁堡，貿易路線同時向北、南移動。諾夫哥羅因其於波羅的海的貿易而蒙利。以加里奇(波蘭語為Halicz, 烏克蘭語為Halych)為都的加里西亞公國(Galicia, 或稱羅德美里公國Lodomeria)和以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克(Vladimir-Volynsk)為都的沃利尼亞公國(Volhynia)於

1199年合併，向西南發展。然而，基輔的優勢地位已永久喪失。在包高羅伯斯基的兄弟弗錫沃洛德三世(Vsevolod III "Big Nest", 1176-1212年在位)統治下，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成為最重要的公國，但俄羅斯人未再形成新的統一局面。因此，當1237年蒙古人大軍來襲時，俄羅斯人幾無招架之力。不過，就當時歐、亞沒有任何一個勢力能夠抵擋蒙古人的攻勢這一事實來看，即使基輔情勢良好，可能也不足以禦敵。

蒙古統治時期及莫斯科公國之崛起

成吉思汗麾下的一支蒙古大軍突然越過高加索山，1223年在加爾加河(Kalka R.)和一支俄羅斯及波洛夫茨人組成的聯軍對陣。蒙古軍大勝，旋即撤退。1236年，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率領約二十萬大軍進攻歐洲，途中攻打窩瓦河的保加爾人。1237-38年的冬天，蒙古騎兵橫掃過大部分俄羅斯人的家園，而於將抵諾夫哥羅之際，因春暖冰融而受阻。他們夷平了基輔，繼續西進，1241年在來克尼茲(Liegnitz)大敗波蘭人和其他民族，並於莫希(Mohi)附近擊潰匈牙利人。

欽察汗國 1242年，拔都的蒙古大軍退回俄羅斯大草原，於窩瓦河下游的薩萊(Sarai)建立欽察汗國，並以此為根據地，統治俄羅斯人。統治時期雖號稱為1240-1480年，然其實質的統治於1450年即已結束。蒙古人於征服過程大肆蹂躪諸多城市村莊，然其統治並不殘酷。蒙古官員只駐節於俄羅斯人的主要城市中一短暫時間，之後一般即令各公國自主自治，只要按時納貢即可。俄羅斯人稱這些蒙古人為「韃靼人」，而其間的土耳其系很快即占了上風。俄羅斯的大公須受蒙古統治者冊封，冊封地點先在哈拉和林(Karakorum)，後在薩萊。他們也須提供軍隊供蒙古人差遣。

蒙古人的統治對俄羅斯發展的影響，長久以來一直是學界爭論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蒙古人的影響在於形成莫斯科人及後來帝俄的專制政體，其他人則以為此乃拜占庭的影響，更有人以為是自身固有的因素所致。

各公國間互爭領導權 在蒙古人征服後的那段期間，俄羅斯共有三處權力中心：加里西亞-沃利尼亞、諾夫哥羅及弗拉基米爾。加里西亞-沃利尼亞曾企圖集結力量反抗蒙古人，但在失敗後，依然須臣服於蒙古人的統治。加里西亞和沃利尼亞的地主階級波雅爾，較東邊地區的地主強悍，致使所屬地區的王公無法統合他們的力量。十四世紀時，立陶宛兼併沃利尼亞，波蘭兼併加里西亞。

十二世紀時，諾夫哥羅(正式名稱應為「諾夫哥羅大公」Lord Novgorod the Great)已具實質的宗教自主權，也能約制大公的威權。1236年當選諾夫哥羅大公的尼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於1240年在尼瓦河(Neva R.)打敗瑞典人(故尼夫斯基名出自此河名)，又於1242年在楚茲科湖(L. Chud, 即貝普夕湖Peipus L.)的「冰上戰役」

中，打敗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

尼夫斯基在位前後期間，諾夫哥羅皆須多次抵擋自西方來犯的侵略者。然而，尼夫斯基卻選擇向蒙古人臣服，認為此外別無他法。他對拔都建立的欽察汗國政權採取合作政策，其他俄羅斯王公隨即跟進，希望不讓蒙古軍隊侵入。諾夫哥羅由其地方議會和貴族會議管理，對外擴展經貿關係。勢力穿過北方的森林區，直達烏拉山以外的地區；且在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興起前後，和哥特蘭(Gotland)及波羅的海沿岸的日耳曼港口進行蓬勃的貿易活動。

不過，大俄羅斯之興，乃源於東北部的弗拉基米爾。1238年弗錫沃洛德三世之子尤里大公(Yuri)在抵抗蒙古人的一次戰役中喪生。1252年，韃靼政權罷黜他的繼承人，由尼夫斯基取代。尼夫斯基對韃靼政權的忠心，不只一次阻止蒙古大汗對弗拉基米爾採取制裁性的征伐行動，也使蒙古人對東正教會較為寬大、容忍。不過蒙古政權在月即伯(Uzbek, 1312-42年在位)統治下，正式以回教為國教。1299-1300年間，東正教會的領袖「基輔和全公國的」都主教，將座堂自基輔遷往弗拉基米爾。

1263年尼夫斯基死後，他最小的兒子丹尼爾(Daniel, 卒於1303年)繼承莫斯科公國。《編年史》(Chronicles)於1147年首次提到該城。丹尼爾是第一任莫斯科大公，任內勵精圖治，希望該公國成為後代子孫鞏固的根據地。他和繼任者陸續蠶食了鄰近的土地。尤里(Yuri, 1303-25年在位)和西北方的特維爾(Tver)大公們競爭，爭奪大汗的榮寵。1326-28年間，伊凡一世(Ivan I Kalita, 約1328-41年在位)成功地將大主教座堂自弗拉基米爾遷移至莫斯科，並榮封為大公之長。他在財政上的精明睿智和對韃靼人的忠誠，都昭著於世。「傲慢者」西美昂(Simeon the Proud, 約1341-53年在位)、伊凡二世(1353-59年在位)治內，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i Donskoy, 1359-89年在位)未成軍的時期，大主教阿歷克塞(Aleksei)都支持莫斯科公國。

在此期間，原本是基輔公國所屬的大片領土落入立陶宛手中。同時，後來被稱為大俄羅斯人的族羣則大部分臣屬於韃靼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則漸漸為立陶宛征服。格迪米納斯大公(Gediminas, 波蘭語為Gedymin; 1316-41年在位)統一維爾拿(Vilnius, 又拼為Vilna)地區的異教立陶宛地帶，鞏固其勢力，然後開始向東南擴張。立陶宛在阿爾吉達斯(Algirdas, 波蘭語為Olgierd)統治下，1361年占據基輔，且繼續向黑海擴張。1368-72年，阿爾吉達斯攻打莫斯科，但均受阻於新建的石牆克里姆林(Kremlin)。

德米特里·頓斯科伊和立陶宛講和，並擊敗立陶宛的盟邦特維爾。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兩次擊敗了韃靼人，先於1378年，然後於



1380年德米特里·頓斯科伊在庫利科沃戰役中擊敗韃靼人。圖為十六世紀有關該戰役的細密畫。

1380年那場偉大的庫利科沃戰役(Battle of Kulikovo)。在這場戰役中，立陶宛和利森(Ryazan)軍隊未能及時馳援韃靼汗馬麥(Mamai)。雖然馬麥汗的繼任者托塔米什(Tokhtamysh)於庫利科沃戰後兩年火焚莫斯科，但他還是再次封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為大公。

德米特里·頓斯科伊之子瓦西里一世(Vasili I, 1389-1425年在位)獲得新公國，將韃靼和立陶宛同時夾逼至蹙蹙之境。但1385年立陶宛即已和波蘭王室結合，對莫斯科而言依然是一勁敵。立陶宛的統治者亞蓋沃(Jagiello，立陶宛語為Jogaila)已依羅馬儀式改信基督教，其後裔從之，而使立陶宛納入波蘭文化範圍內，然其人口中90%依然是東正教徒。

瓦西里一世之子瓦西里二世在位時期，漸分崩離析的欽察汗國於1430年失去克里米亞半島的控制權，1436年失去喀山(Kazan)。1462年瓦西里二世去世，1466年欽察汗國又失去阿斯特拉汗(Astrakhan)。瓦西里生前的勢力已足以於1452年建立一個轄制於他的韃靼公國，可見莫斯科實質上已獨立於欽察汗國的控制之外了。

莫斯科，第三羅馬 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鄂圖曼土耳其人手中。拜占庭為尋求西方援助，在1439年的佛羅倫斯會議中，同意臣屬羅馬教會下的東西教聯合。俄羅斯主教會譴責如此的聯合，事實上聯合亦很快地瓦解。1448年俄羅斯主教會選出愛奧那(Iona)任大主教，終止附屬於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宗教關係。到了瓦西里二世逝世之際，莫斯科公國的領土已達四萬平方公里。

伊凡三世(Ivan III the Great)繼其父瓦西里二世，於1462年即位。他在一四七〇年代征服諾夫哥羅德，1485年征服莫斯科的宿敵特維爾，而以莫斯科大公國統治者之尊轄有大部分的俄羅斯公國。所餘的少數幾個公國於

其子瓦西里三世任內被併吞，主要是1510年的普斯科夫(Pskov)和1517年的利森。瓦西里亦自立陶宛奪得斯摩林斯克(Smolensk)。

1480年伊凡三世正式廢止對韃靼人的納貢關係後，莫斯科便毋須再專心一致地處理和韃靼人的關係了。韃靼大汗揮軍制裁莫斯科，但於烏格拉河(Ugra R.)不戰而退。1502年克里米亞人消滅欽察汗國的殘存勢力。

伊凡三世希望莫斯科能成為新的拜占庭，於是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姪女梭依·帕里奧洛加斯(Sophia或Zoë Palaeologa)作第二任妻子，也採用拜占庭的徽號和儀禮。伊凡三世和梭依所生之子瓦西里三世在位時期(1505-33)，以莫斯科為「第三羅馬」的觀念逐漸成型。瓦西里接受神聖羅馬帝國派駐大使，和鄂圖曼蘇丹及蒙兀兒(Mughul)皇帝建立外交關係，並允許於莫斯科成立一個「日耳曼區」——即西方的殖民地。

莫斯科在各公國間建立起霸權，有時名之為諸侯國，類似西方封建制度的體制隨之出現，例如臣屬的王公、地主分封采邑、免納貢賦等制度。但俄羅斯發展出來的社會制度並不全然與西方的封建制度類似，例如領地乃繼承制，而非就功勳賜封。

此時期除諾夫哥羅德外，商業和手工藝並不繁榮。大部分的俄羅斯人都是農人，但尚非完全是農奴，而且一如基輔時期，有無數的奴隸。在信奉回教的韃靼人治理下，教會並未受迫害，修院擁有的土地廣大而富庶。修士隨著中古俄羅斯最著名的拉多涅茲的塞爾吉烏斯(Sergius of Radonezh，逝於1392年)的步伐，成為往東北拓荒墾殖的重要力量。

伊凡四世

自伊凡三世在位時期至彼得一世於1721年建立俄羅斯帝國期間，莫斯科大公國的社會、政治結構有了根本的改變。隨著莫斯科大公國貿易的拓展與城市的興起，農人淪為農奴。農人離開其領主的自由權利受到限制，領主則有權依法找回逃離領地的農人。

在這段期間裏，構成世襲地主階級的小王公和小地主，很快地喪失他們的政治權力、土地，有時甚至生命，尤其是在伊凡四世(Ivan IV the Terrible)在位時期(1533-84)。另一方面，負有實際任務、責任的地主階級德瓦利阿涅(dvoryane)則在伊凡三世及繼位者的支持下，數量和領地均漸增。他們和世襲地主不同，只有對國家負有行政或軍事職責，才有權享有領地。莫斯科的大公(或稱沙皇czar)較寵信這些人。或可說這些人是他們創造出來的，作為莫斯科專制政權的主要支持力量。

雖然德瓦利阿涅形成一個出仕的貴族階級，但是小王公、波雅爾和「自由奴」亦須為國服其勞，但是每人都因此得以免稅。納稅階級主要是商人、工匠、農人。

許多小王公和波雅爾都是原由莫斯科併吞

的立陶宛、韃靼汗國或基輔公國統治者的後裔。他們融入俯事莫斯科王公的普遍大眾，喪失先前的權力後，變得益發重視自身所屬階級中的地位問題。而沙皇也以「位階制度」(mestnichestvo)助長他們的地位競爭。循此制度，某一小王公或波雅爾所受的文武官職，必須反映出他自己及其家族所屬的階級地位。

而自尊自榮的王公和波雅爾們，似乎也有團結成為鞏固的貴族階級的幾次大好機會，並限制大公的權力，但最後卻從未成功。

伊凡四世在位初期 1533年瓦西里三世死時，伊凡四世以3歲稚齡登基。初由其母葉琳娜·格林斯基(Yelena Glinsky)攝政，對待波雅爾不重繁文縟節。但她於1538年突然崩逝，死後引發了宮闈內爭，舒伊斯基派(Shuiskys，是位高權重的王公家族，蘇茲達爾原先的統治者)和貝爾斯基派(Belskys，由瓦西里三世的表兄弟領導)二家族爭奪繼任權，雙方皆力圖動員教會和民間力量以為己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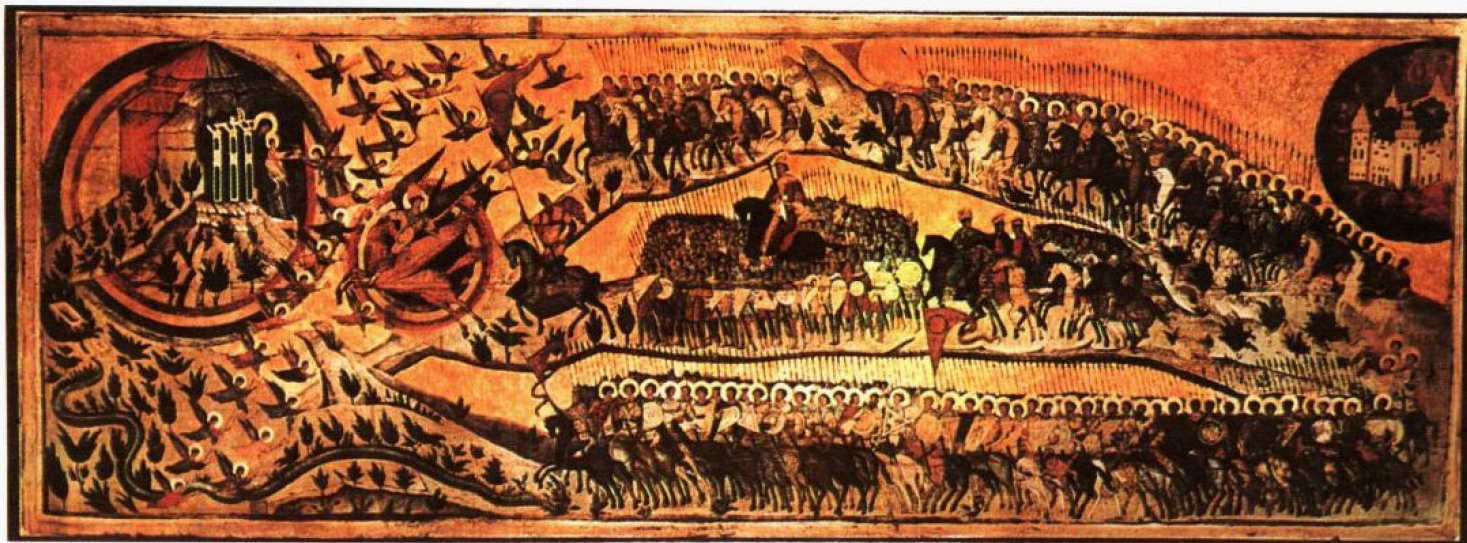
伊凡四世似乎是個機警靈敏的孩子，成長時期飽受宮中恐懼、殘酷的氣氛之苦。他在漸漸擺脫掉纏鬥不已的王公之後，於1547年由都主教馬卡里烏斯(Macarius)加冕，成為全俄羅斯的沙皇，娶出身羅曼諾夫家族的波雅爾安娜斯泰西亞(Anastasia)為后。數月後，一場大火焚燬莫斯科大部分地區，引發的暴動幾乎危及沙皇本人。但其後卻有一段相當平和的階段，在馬卡里烏斯和其他顧問的襄助下，他於1549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性的國民大會(zemski sobor)。這次會議和中古西歐舉行的領主會議有些類似。

1556年，地主階級的軍事義務有了明確的規定。擁有土地的人均自15歲起即須服役，只要身體許可，終生不得除役。而且只要擁有土地，不論是世襲或依職位得來，皆須強迫任職服務。一支常備步兵(streltsy)亦因此成立。

伊凡的戰功 欽察汗國雖不存在，但分散而成的喀山、阿斯特拉汗和克里米亞等韃靼汗國，依然常進犯莫斯科大公國的領土。西方則有利福尼亞騎士團(Livonian Knights)阻礙往波羅的海的通路，王室結盟的波蘭-立陶宛政權則勝過伊凡王國。

伊凡首先對喀山發動攻勢，於1552年擊敗喀山，此後數年間盡納整個汗國於版圖之內。1554-56年間，伊凡揮軍攻下阿斯特拉汗，併吞該汗國，也為莫斯科大公國拿下由窩瓦河流域到裏海的區域。

由於克里米亞的韃靼汗國在伊凡攻打喀山和阿斯特拉汗時，屢次侵擾莫斯科大公國，伊凡的親密顧問乃希望他出兵克里米亞。但伊凡的主要興趣在於經波羅的海和西方國家貿易，因而改對利福尼亞發動攻擊。此次行動時間長達二十四年。雖然利福尼亞大部分地區皆為伊凡所得，但今之愛沙尼亞的部分則為瑞典所占；戰敗的利福尼亞騎士團則脫離宗



1522年俄國沙皇伊凡四世征服韃靼的喀山汗國和阿斯特拉汗國，並控制窩瓦河及其與東方的貿易通道。圖為描繪伊凡四世征服韃靼汗國的畫作。

教，領導人則接受波蘭國王的封賜，成為庫爾蘭公爵(Courland)。

當俄羅斯成功地拿下波羅茲克(Polotsk)時，1566年立陶宛向俄羅斯求和。但伊凡在國民大會的支持下，不智地決定繼續作戰。自1385年起立陶宛即因王室關係和波蘭結盟而日益波蘭化，1569年更經由盧布林聯盟(Union of Lublin)在政治上和波蘭結盟，兩國由單一的君權和國會共治，但行政體系和軍隊組織則各自獨立。伊凡此時面對的乃是一個勢力強大的波蘭-立陶宛聯盟，而其資源則幾近枯竭。1582年，伊凡和波蘭-立陶宛聯盟協議休戰，翌年亦和瑞典簽定停火協議。莫斯科大公國在歷次征戰中所得的波羅的海沿岸和芬蘭灣的土地，全又失去了。

對抗波雅爾的戰役 1553年伊凡病重，自認來日無多，他要求波雅爾階級宣示對其子德米特里(Dmitri)效忠。但波雅爾猶豫不決的態度令伊凡日漸生疑。他的一位親密伙伴波雅爾階級的庫爾布斯基(Andrei Kurbsky)，1564年逃往立陶宛，更令他不能放心。同年12月，伊凡突然離開莫斯科前往鄰近的阿列散竹(Aleksandrov)，並對莫斯科下達最後通牒，為能夠處理王公和波雅爾的叛變，伊凡要求必須賦予他在國內另立一國的權力，稱作「沙皇禁苑」(Oprichnina)。他的最後通牒被接受，數週後他回到莫斯科，組織一個新的私人衛隊。

這個新的衛隊即為皇家禁衛軍(Oprichniki)，人數最後多達數千人。他們殺害許多波雅爾及與沙皇為敵的嫌疑犯，並且沒收大批土地。伊凡王國內其他的地區則稱作「澤姆沙喬納」(Zemshchina)，繼續由波雅爾都瑪以及其他原先即存的行政機關管理。然而皇家禁衛軍奉令肅清沙皇禁苑和「澤姆沙喬納」境內一切叛變。

伊凡任內晚期 利福尼亞戰爭及沙皇征討波雅爾而引發的國內動亂，都使俄羅斯的社會、經濟蒙受重挫。1572年廢沙皇禁苑，或許

因為皇家禁衛軍無法抵擋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攻擊。韃靼人攻抵莫斯科，火焚大部分地區，許多俄羅斯人離家逃難，加入哥薩克人(Cossack)在烏克蘭和頓河(Don R.)一帶的聚落。

伊凡在位時以慘澹而終，只有1582年由貿易探險家族斯特羅加諾夫(Stroganov)派遣葉爾馬克(Yermak)率領的哥薩克人，征服西比爾汗國(Sibir；西伯利亞Siberia之名即由此來)，而稍緩解苦況。這次征戰乃俄羅斯勢力東向太平洋擴張之始，約五十年後進抵太平洋濱。伊凡逝於1584年。

戈東諾夫和混亂時期

伊凡四世於逝世前兩年，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中，擊斃長子即繼位人伊凡。因此，伊凡四世死後乃由次子費多爾一世(Fyodor I)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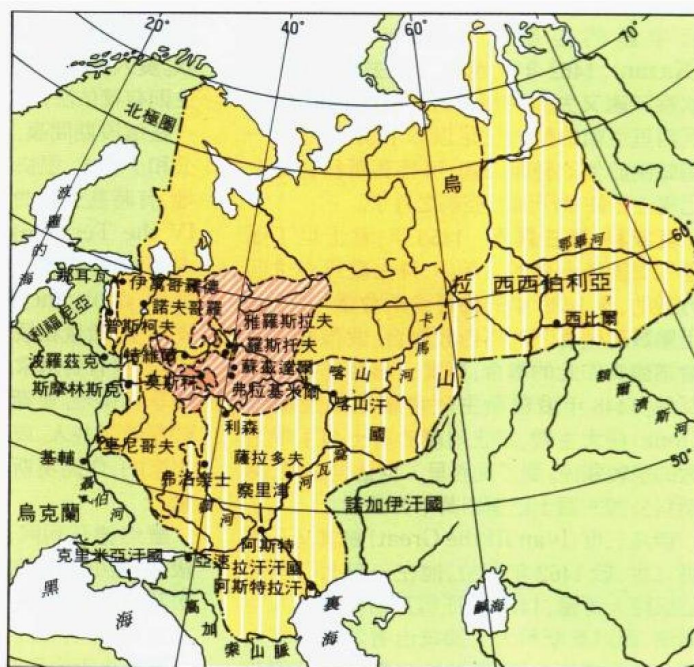
位。費多爾多病，將政事交予其妻舅戈東諾夫(Boris Godunov)掌理。費多爾在位時，君士坦丁堡主教長同意將莫斯科都主教的地位提升為主教長，此舉後來為其他東正教主教長確認。此一新的教區後來成為整個東正教中最重要者。

俄羅斯和瑞典之間的一次戰爭，於1595年因重劃俄羅斯西疆如利福尼亞戰爭前之狀而告終止。費多爾死於1598年，他是自丹尼爾以降，統治莫斯科的留里克家族中的最後一人。伊凡四世最小的兒子德米特里早已放逐至烏格利(Uglich)，並於1591年於該地神祕死亡。伊凡四世另有一子亦名德米特里，當伊凡病重，波雅爾頗不甘願被要求效忠德米特里，但於伊凡痊癒後不久即身卒。費多爾死後至1613年間，俄羅斯發生一連串戲劇性的重大事件，史稱「混亂時期」。

俄羅斯的擴張 (1300—1598)

- 莫斯科(約1300年)
- 至瓦西里二世去世時的擴張(1462)
- 至伊凡三世去世時的擴張(1550)
- 至費多爾一世去世時的擴張(1598)

0 600哩
0 600公里



戈東諾夫 費多爾死後，戈東諾夫最終接受被擁立為帝，於1598-1603年間任沙皇，統治俄羅斯。他於任內證明他是個具有高明外交手腕和施政長才的統治者。但1601-03年間饑荒和瘟疫肆虐，王公、波雅爾羣起反對他。雖然他放逐羅曼諾夫家族中的數人，強迫費多爾·羅曼諾夫(Fyodor Romanov)以斐拉瑞特(Filaret)之名，發誓入修道院生活，但仍無法完全壓制反對的聲浪。1603年，波蘭出現一位僭稱為帝的人。他可能是一位叛教的教會會吏，名叫奧特列皮耶夫(Grigori Otrepiev)，但他本人也可能自認為真是伊凡四世的幼子德米特里。普希金(Pushkin)的劇作《包里斯·戈東諾夫》及穆索爾斯基(Mussorgsky)的同名歌劇，使當時流傳的戈東諾夫乃德米特里神祕死亡的元凶之看法，更深入人心。但是現代史家一直找不出多少證據證實此點。

偽德米特里 該僭稱為帝史稱「首位偽德米特里」，在波蘭改信羅馬天主教，且和一位波蘭女貴族明尼茲克(Marina Mniszek)墜入愛河。他糾集一支部隊，並在波蘭和其他天主教勢力的支持下，於1605年6月攻入莫斯科，其時正當戈東諾夫死後其幼子繼位為費多爾二世但被謀殺後數週。他被加冕為沙皇，統治俄羅斯將近一年。他娶明尼茲克為后，但明尼茲克依然維持其天主教信仰。



首位偽德米特里的肖像。

在他拖延履行承諾後天主教徒降低對新沙皇的支持，波雅爾則原本視他為除掉戈東諾夫之利器，歡迎(或利用)他登基，但也開始不信任他。1606年5月，波雅爾派的領袖舒伊斯基大公(Vasili Shuisky)在一次政變中罷黜這位僭主，火焚其人，並將骨灰裝在砲管中，西向射往他的來時處。

舒伊斯基乃登基成為沙皇瓦西里四世，允諾採行一些符合波雅爾都瑪妥協的措施。他還唆使教會對真的德米特里為聖徒，其遺體自烏格利運回莫斯科，作為舒伊斯基合法繼承大統的宣傳。

但是莫斯科以外的地區動亂四起，其中以奴隸出身的包洛特尼可夫(Ivan Bolotnikov)領導的暴動最為猖獗，他的勢力糾集農奴、其他低階層人民及部分貴族階層的地主。



包里斯·戈東諾夫 1598—1603年間出任沙皇，統治俄羅斯。

雖然他們向當權的勢力甚至財產挑戰，但是他們並不反對沙皇體制，一度揚言費多爾一世之子彼得(Pyotr)支持他們。但事實上根本無彼得其人，冒充者被俘身亡，包洛特尼可夫亦於1607年在杜拉(Tula)兵敗被殺。

而新的僭主被稱為「第二位偽德米特里」，於此時出現，自稱既是真的德米特里，也是首位偽德米特里。明尼茲克亦宣稱他是她的丈夫，並至莫斯科附近的圖希諾(Tushino)營地投奔他，斐拉瑞特亦非正式地自行擔任其主教長。

1609年，舒伊斯基向瑞典人求救，圖希諾幫(Rogue of Tushino)逃往卡路加(Kaluga)。圖希諾地方貴族放棄第二位偽德米特里，派遣一支代表團前往波蘭，晉見其天主教國王西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邀其子弗瓦迪斯瓦夫(Władysław)擔任俄羅斯沙皇。1610年2月雙方簽定協議，言明弗瓦迪斯瓦夫須與國民大會共治。

1610年春天，波蘭、第二位偽德米特里及瑞典支援舒伊斯基的各路人馬，羣集莫斯科附近。7月，莫斯科大公國各方代表罷黜舒伊

斯基，強迫他入修道院為僧，瑞典軍乃向北撤退，波蘭軍則開進莫斯科，莫斯科人迎弗瓦迪斯瓦夫出任沙皇。但是，此時西吉斯蒙德三世意圖染指沙皇寶座，瑞典亦對俄羅斯宣戰。1610年12月，第二位偽德米特里被己方人所殺，使得情勢明朗，俄羅斯舉國得以在去除圖希諾幫攪局的情況下，解決當時的危機。

解決繼承危機 解決危機乃由教會領袖出面。主教長赫莫根(Hermogen)宣布俄羅斯人毋須效忠弗瓦迪斯瓦夫，號召他們趕走波蘭的天主教勢力。波蘭人隨即將之繫獄。俄羅斯幾個城市則組織貴族和哥薩克人的軍隊，但彼此間又時有爭執，猶豫不定。數位高級神職人員再度呼籲全國團結，解決問題。而下諾夫哥羅(Nizhni Novgorod)對此呼籲的反應，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一位屠夫閔寧(Kuzma Minin)和波察爾斯基大公(Dmitri Pozharsky)在該地組織一支軍隊，1612年9月進抵莫斯科。11月被圍困在克里姆林宮內的波蘭人投降。1613年初召開一次國民大會，代表包括教會人士、波雅爾、城市居民，甚至一些農人。會中選出16歲的邁克爾·羅曼諾夫(Mikhail Romanov)為沙皇。他是伊凡四世的王后安娜斯塔西亞一系的後裔，因此能和前朝搭上血緣關係。他於7月加冕成為邁克爾一世(Michael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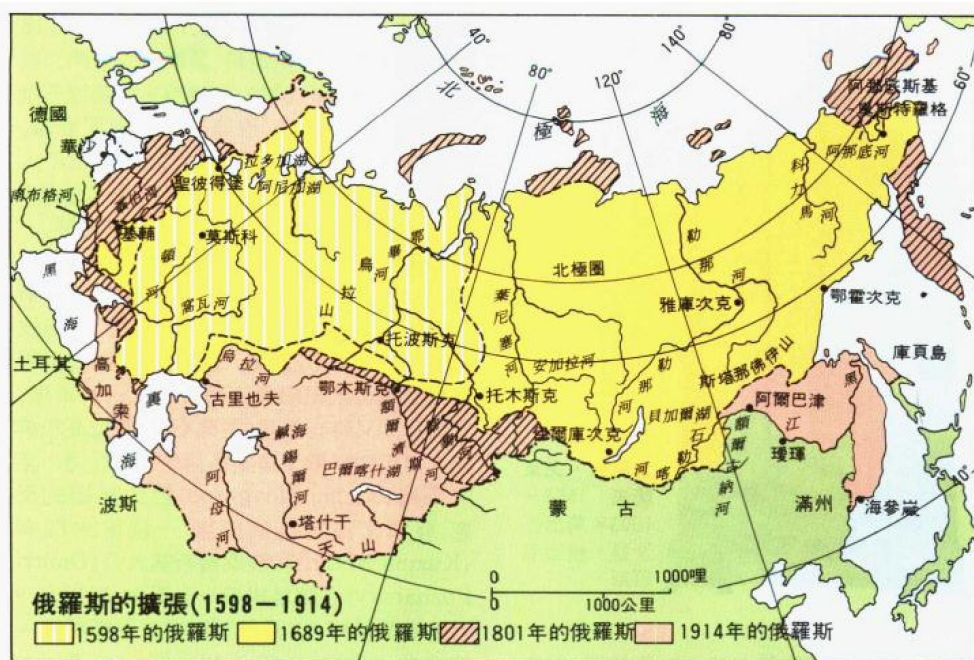
在混亂時期，波雅爾意圖攫取權力，較低階層的人寄望改善生活，但都失敗了。只有專制政權及其運作機器——任職的貴族，於動亂中力量絲毫未損。

羅曼諾夫王朝早期

此時俄羅斯最需要的乃是和平與秩序。1617年，俄羅斯在斯托爾博沃(Stolbovo)和瑞典人達成和平協議，瑞典得以保留在混亂時期中奪回的芬蘭灣地區。1618年，波蘭的弗瓦迪斯瓦夫攻擊莫斯科，軍隊直逼莫斯科市郊，但未能取下該城。他乃接受傑烏利諾停戰協定(Truce of Deulino)，協定中，波蘭得以保有斯摩林斯克和塞維爾斯克(Seversk)兩省，但須交還俄羅斯俘虜，包括沙皇的父親



1612年閔寧和波察爾斯基大公率領國民軍大敗占領克里姆林宮的波蘭軍隊，並將他們趕出克里姆林宮。



斐拉瑞特。斐拉瑞特於 1619 年正式成為主教長，實質上則是其子的攝政。1632 年該協定失效後，已登基為波蘭國王的弗瓦迪斯瓦夫四世在斯摩林斯克附近擊敗俄軍。1634 年雙方再訂波里安諾夫卡合約 (Peace of Polyanovka)，波蘭得以保有傑烏利諾停戰協定中所得的大部分土地，但弗瓦迪斯瓦夫須放棄莫斯科大公國王位的繼承權。1637 年頓河地區的哥薩克人攻下土耳其人在亞速海的堡壘，欲交予莫斯科，但為國民大會謹慎地回絕。

1633 年斐拉瑞特卒，邁克爾於 1645 年卒，由其子阿列克西斯 (Alexis) 繼位。阿列克西斯雖偶爾會大發脾氣，但還是史上所稱的「最具紳士風度」的沙皇，對教會極為虔敬，其統治時期被一些十九世紀作家筆下蒙上一層理想化的外衣。他在政事上仰仗波雅爾階級的莫羅佐夫 (Morozov)，至 1648 年，因財政上的苛斂、腐敗引發莫斯科一場暴動，莫羅佐夫乃去職。

因此次動亂，1649 年莫斯科須訂定一部新的律法。這部律法名為《法典》(Ulozheniye)，通常認為此乃地主所屬農民完全淪為農奴的里程碑 (地主所屬農民和國家農民不同，國家農民耕作的土地乃國家所有)。地主有權抓回自領地向外逃的農民，不受任何限制。此法亦剝奪先前農民可在聖喬治節換主人的權利。因而使得貴族 (dvoryanstvo) 斷然將農奴視為私產；結果之一，就是更加促使農人逃往頓河、聶伯河谷地哥薩克人聚居的自由區。

哥薩克人 有些聶伯河一帶哥薩克人建有自己的碉堡，統稱為「扎波羅熱根據地」(Zaporozhian Sich)，建在流經烏克蘭的聶伯河下游區的島嶼上。這些人稱為「扎波羅熱哥薩克人」(Zaporozhian Cossacks)。1569 年波蘭和立陶宛結盟時，即已取得烏克蘭的控制權，允許聶伯河區的哥薩克人自治、自選

領袖。

但在波蘭企圖強使信仰東正教的烏克蘭人改信天主教，而且侵入大草原區，建立大規模的領地後，哥薩克人爆發反叛，叛亂自 1624 年迄一六五〇年代。哥薩克人的首領克米爾尼基 (Bohdan Chmielnicki；烏克蘭語為 Khmelnytzkyi；俄語為 Khmelnitsky) 向阿列克西斯求援，以抵抗波蘭天主教徒的攻擊。沙皇和國民大會最後終於同意擴展保護範圍；1654 年雙方締結聯盟，烏克蘭人有獨立自治的權利，但隨即遭莫斯科削減。

和波蘭的戰爭是形成該聯盟的直接原因。此次戰爭直到 1667 年才簽定安德魯索沃條約 (Treaty of Andrusovo) 結束戰事。依該條約，莫斯科得享有斯摩林斯克和車尼哥夫 (Chernigov) 的所有權，公國的疆域亦延展到聶伯河及其對岸的基輔。

其他的哥薩克人則越過西伯利亞，到 1640 年時已抵達太平洋岸名為鄂霍次克海 (Sea of Okhotsk) 的區域。1648 年，哥薩克航海家戴茲涅夫 (Semyon Dezhnev) 自北極海出航，駛過西伯利亞的東北角，發現後來名為白令海峽的水域。東部這片廣大區域主要的吸引力在毛皮，毛皮對國家財政是一大來源，國外的需求量也很大。雖然俄羅斯的統治勢力隨哥薩克拓荒者橫越西伯利亞，但並不包括農奴制度。因此，西伯利亞較烏拉山以西的地區較有自由氣氛，但後來俄羅斯將西伯利亞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後，這種自由氣氛亦隨之改變。

哥薩克人再往南行便遭遇中國勢力，發生了一連串的衝突和爭執，而以 1689 年的尼布楚條約結束，其中所訂疆界，將黑龍江區域劃歸中國。這一疆界劃分至 1858-60 年間才改變。

1670-71 年間，一位頓河區哥薩克人首領拉辛 (Stepan 或 Stenka Razin) 發動一次反

抗俄羅斯地主的暴動，遍及窩瓦河谷區。一些該區的芬蘭和土耳其部族亦隨之叛變，拉辛最後事敗被俘，1671 年處決。

教會的改革和分裂 阿列克西斯在位期間，俄羅斯掀起一次神學和道德重整運動。1652 年，尼康 (Nikon) 被任命為主教長，他是一位精幹但不妥協的神職人員，大舉整頓教會書籍和儀典中的錯誤，且以鐵腕對付以副主教阿瓦庫姆 (Avvakum) 為首的反對勢力。他同時宣稱宗教獨立，甚至高過國內其他權力之上，沙皇初是驚心，後來則轉為憤怒。1666-67 年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尼康主教長之職被除，但他的改革則獲支持。

反對尼康改革的人後來被稱為「舊信徒」(starovery)、「舊儀式者」(staroobryadtsy)，或「分裂者」(raskolniki)。他們固守著一切舊制，有些且以身殉教，被政府處決，成為烈士，如阿瓦庫姆，1682 年他被處火刑。許多則自焚，二十年間兩萬多人即以此方式自行殉難。俄羅斯宗教史上唯一一次重大的分裂事件就此成為永遠的事實。有些人依然極力維持教士應盡的職責，有些則被迫放棄形式上的作為。舊信徒中較多商人 and 富農。

阿列克西斯由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亞·米洛斯拉夫卡婭 (Maria Miloslavskaya) 所生之子費多爾三世 (1676-82 年在位) 繼位，於其任內「位階制度」終於廢除 (1682)，而削減了世襲貴族的權力。

彼得大帝

費多爾三世死後，遺有一位多病、遲鈍的兄弟伊凡，繼位人選乃讓與阿列克西斯第二任妻子納特利亞·納雷什金娜 (Natalia Naryshkina) 所生的 10 歲幼子彼得入繼大統。納特利亞則擔任攝政。然而數週之內，伊凡 25 歲的姊姊索菲亞 (Sophia) 發動一場政變，而使伊凡被擁立為小共治者沙皇，索菲亞則任攝政。政變乃由步兵兵團完成，舊信徒參與其間的力量相當強大。

索菲亞攝政時期 (1682-89)，兩位少年沙皇皆無法過問政事，伊凡甚至只是個有名無實的傀儡。攝政期間的政務由索菲亞的首席顧問



索菲亞 沙皇阿列克西斯的長女，1682-89 年為俄國攝政。

問兼情人戈利欽大公(Vasili Golitsyn)控制,他將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於外交事務上。1686年,俄羅斯和波蘭簽定「永久和平」的條約,大致確認了1667年所訂的疆界。

西岸地區的烏克蘭(即聶伯河以西的烏克蘭地區)於1667年後的數十年間,因哥薩克人在兩方分別和波蘭、克里米亞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纏鬥不休,以致動盪不安(克里米亞半島自1475年起即是鄂圖曼土耳其人的一個屬國)。1686年的條約導致俄羅斯和克里米亞開戰。戈利欽於1687年和1689年兩度親征克里米亞皆敗,第二次更是損失慘重。

彼得則鎮日嬉遊於莫斯科城外外國人聚居的日耳曼區內西方友朋之中,而且也向他們學習。1689年8月,意圖擁立索菲亞為帝的陰謀因忠於彼得的軍隊而事敗,索菲亞被幽囚於女修院中。此後數年,國政把持在彼得母后及其宗教和世俗界的顧問手中。待1694年她死後,彼得才成為實際上的領導者。伊凡則卒於1696年。

彼得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其施政對俄羅斯造成一連串劇烈的變化,其中諸多改革乃專為模仿西歐國家或為能與西歐國家爭雄而推動的。他本人精於戰技、航海技術及其他數種藝能,好學的精神則使他廣為涉獵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事務。他自己年輕時代玩的戰爭遊戲,使他創設兩支禁衛軍團,分別依當時遊戲設立的兩個村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和塞莫諾夫斯基(Semenovski)而命名。此後數十年間,這兩支部隊乃俄羅斯戰時或和平期間強大的武力。

彼得亦頗耽溺於縱慾享樂。1689年他的母親安排他和葉夫多基婭·洛普希娜(Yevdokia或Eudoxia Lopukhina)成婚,希望能使他安於室,但未成功。他的狎遊伙伴包括一些外國人,如一位日耳曼牧師之子奧斯捷爾曼(Andrew Ostermann)、一位蘇格蘭將領戈登(Patrick Gordon)和一位瑞士人利福爾特(Francis Lefort);也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俄羅斯人,如緬什科夫(Aleksandr Menshikov)從莫斯科街頭賣餅的小販,爬升至王公階級,以及原本是豬販的亞古欽斯基(Pavel Yaguzhinsky),當然更包括莫斯科公國中最古老的貴族後裔。

彼得親政後,首先便對土耳其人和韃靼人發動攻勢。他建造俄羅斯第一批艦隊,頗具規模,沿頓河直下,於1696年攻下亞速海。但他並未就此繼續征戰行動,因為他認為需借盟邦之力,才可能擊敗鄂圖曼。因此,1697年他組織一個大使團(Great Embassy),共250人,側身其間微服出巡(然其微服私訪的目的並不很成功,因為他200公分左右的身高,極易被認出)。一年半之內他遍訪瑞典、普魯士、荷蘭、英格蘭、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傾力觀摩、學習,從航海到治國方策,無所不包,但他未能尋得共抗土耳其人的盟邦。

在他出國期間,步兵團中多人支持索菲亞,



俄國沙皇彼得一世的畫像。

而策動一次兵變,企圖使索菲亞能夠復辟。彼得乃匆忙返國,收平亂事,處決了上千名的參與者,並迫索菲亞宣誓入修院為修女。他懷疑王后亦支持該次亂事,而同樣迫她進入修院。

亂平之後,彼得依據他在西方的見聞,命令上層階級人士皆須剃鬚鬚穿歐式服裝,但農民、教士不包括在內。他也下詔採行羅馬儒略曆。雖然格列高里曆於天文學上較優,而於1582年為天主教國家採用,一些新教國家依然沿用儒略曆。彼得即循新教國家之例,其實他亦一直以新教國家為榜樣,而不是天主教國家。

(以下敘述紀年以儒略曆——或稱舊曆——為準;但與西方有關的事件則以格列高里曆為準,並加注「新曆」字樣。)

北方大戰 彼得在放棄組織一個大歐洲聯盟對抗土耳其人的計畫後,便匆匆於1700年和鄂圖曼談和,隨即加入對抗瑞典的一次冒險行動中,當時瑞典勢力正盛。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以及薩克森選侯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與丹麥共同對抗瑞典,而彼得此時亦加入這一場北方大戰。1700年11月,彼得正圍困

瑞典那耳瓦(Narva)的城堡時,瑞典聰敏的年輕國王與將軍查理十二世擊潰了為數更多的俄羅斯大軍。但是查理誤以為彼得就此潰敗,因而陷入了和奧古斯都鏖戰不休的僵持局面中。

彼得另外集結一支軍隊,於1701年揮軍進攻波羅的海北部地區,將瑞典人趕出芬蘭灣中的尼瓦河三角洲後,1703年開始在該地興建新都,後來稱為聖彼得堡。在尼瓦河中一島嶼上所建的堡壘很快便發揮捍衛都城的功能,但俄羅斯人阻遏瑞典勢力的能力仍在未定之數。1706年,波蘭被迫與瑞典談和。1708年初,瑞典大軍準備攻打莫斯科。

1707年,頓河區哥薩克人在布拉維(Konrad Bulavin)領導下叛變,類似拉辛當年的叛亂。隨即迅速蔓延廣大地區,窩瓦河的巴什基爾人(Bashkirs)也發生暴動。這些亂事皆因彼得的改革和徵斂而起,而其改革、徵斂用意在於延續戰爭。

查理十二世乃趁隙轉向南方攻打烏克蘭區,聶伯河區哥薩克人首領馬澤帕(Ivan Mazepa)則蓄勢支援。彼得於收平布拉維的叛亂後,雖然巴什基爾人的亂事未息,依然針對瑞典攻勢,截斷瑞典的補給線。1709年在波塔瓦(Poltava)予瑞典大軍致命的一擊,贏得決定性的勝利,迫使查理十二世和馬澤帕出亡至鄂圖曼尋求庇護。

1710年,土耳其人再度對俄羅斯用兵;1711年夏,彼得及其兵力較遜的軍隊被圍困在普魯特河(Prut R.)附近。彼得以訂立和約僥倖脫險,和約中,他放棄亞速海的控制權,事實上等於斷送他立足黑海地區的願望。俄羅斯南部的海軍於此次條約中瓦解,彼得乃另建一支北部海軍,重新開啓北方大戰,此時乃與薩克森、波蘭、丹麥、漢諾威(Hanover)和普魯士結盟。他一舉攻占芬蘭大部分地區和波羅的海直至里加(Riga)的海岸地區,於海上擊潰瑞典海軍,後來還進兵瑞典本土。



1709年彼得一世在波塔瓦與瑞典軍隊交鋒,贏得勝利,並迫使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出亡至鄂圖曼尋求庇護,圖為描繪波塔瓦之役,俄軍與瑞典軍隊短兵相交的情景。

1721年，彼得和瑞典新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簽定尼斯塔德條約(Treaty of Nystad)，俄羅斯取得利福尼亞、愛沙尼亞和芬蘭灣周圍的土地。為慶祝該條約之簽定，俄羅斯宣布成立帝國，彼得一世加封為皇帝及「大帝」。俄羅斯就此成為歐洲的一個政治勢力，此後不論是瑞典還是波蘭，都無法再威脅它，唯獨鄂圖曼帝國依然是個可怕的勁敵。

俄羅斯的疆域在烏拉山和高加索山以東的地區亦根基穩固。1722-23年間，俄羅斯對波斯發動攻勢，取得裏海西、南海岸區，但於1732年又失去該地。對中亞的土耳其部族及印度和中國，則大力拓展通商和外交利益。

內政的改革 彼得許多內政的改革都施行於在位時進行的多次戰爭期間，受當時戰事需要的影響。然其大體的改革方向，乃循他模仿西歐體制的決心而設，特別是北部以通商、航海為尚的新教國家。彼得創建一支新的常備軍，配備有砲火，核心成員是禁衛軍兵團，也包括個別的哥薩克分遣隊及一般俄羅斯部隊。他也創建俄羅斯的海軍及新的造船工業。

1711年，彼得創設參政院負責監督所有政府機關，由監察長向皇帝負責。首任監察長是亞古欽斯基(Pavel Yaguzhinsky)。彼得亦循瑞典制度設置數個「委員會」，以取代原先五十多個「部」(Priказы)。委員會的決策以多數表決為準。最先設立軍事、海軍、外交、國庫、經濟、司法、財政、商業和製造等委員會。

彼得另對無辜大眾廣事聚斂，徵收任何他得出名目來的間接稅。1718年，他下詔以個人稅取代先前的戶稅。以戶為單位徵稅，使得農民益愈集結於大戶中以避稅。以個人作為徵稅基準，則能使農村以一定的標準重新分配土地，而使每一戶的規模能和所耕作的土地形成適當的比例。重新分配土地也使各戶的個人以土地耕作所得繳稅。

新稅制的結果可能是使大俄羅斯特具的重劃公社(commune)更形鞏固。數世紀以來公社一直有其社會、行政功能。但公社定期重劃土地的措施，可能於十七世紀在民間地主、貴族的領地上發展而成的，國有土地的農民採行土地重劃可能晚些，即凱薩琳二世在位時。烏克蘭區的公社農地採行世襲制，而非重劃制。

俄羅斯第一次人口普查施行於1772年，目的在使每個人都必須繳納人頭稅。

1724年自間接、直接稅所得的稅收，較1680年國家歲入多出五倍多。依重商主義而採行的關稅制亦施行於1724年，用以保護沙皇創設或拓展的冶金、紡織工業。

1722年，彼得頒布一份「官階表」，共分14級，明定貴族及其他人士依文、武職務功績升等的序列。非貴族階級的人於晉陞達第五級時，即終生位列貴族階級，若達第九級，其身分即可世襲。1714年彼得還頒布一項單一繼承法，希望能改變民間通行的諸子分產的作法。官階表一直施行至1917年，單一繼承法

則於1731年撤銷。

彼得在宗教、文化的變革上，最是傷害民心。1700年俄羅斯主教長死後，彼得未派人接任。主教長的職掌由雅佛斯基(Stefan Yavorsky)代行，他是十七世紀時俄羅斯一批深受波蘭天主教影響的神職人員之一。雅佛斯基和其他不滿彼得新教傾向的教會人士，寄望彼得和葉夫多基亞之子阿歷克塞(Aleksei)能有所作為，改變情況。但是彼得和其子日益生疏，後來彼得終於在下了幾次最後通牒後，將阿歷克塞自奧地利騙回俄羅斯。1718年阿歷克塞死於俄羅斯，顯然曾備受凌虐。

此時雅佛斯基已喪失影響力，彼得轉而倚仗主教普羅科帕維奇(Feofan Prokopovich)。1720年創立「宗教法規」(Ecclesiastical Regulation)，設立一個新的委員會，不久即名為「至高神聖宗教管理會議」，負責管理東正教。模仿信義會的模式安排的教會事務，此後決定了俄羅斯的政教關係，到1917年為止。

彼得設立一系列算學學校來教育士紳，但未能持久。十八世紀俄羅斯的教育制度乃以宗教法規規定的神學院設立方式為基礎，1727年時共有46所這類神學院。教學大部分以拉丁文、新教語言及天主教士林哲學進行。彼得亦希望設立一所新的科學院，但至其繼任者凱薩琳一世才正式成立，而凱薩琳一世幾乎一字不識。

繼承危機和歐洲的聯盟(1725-62)

凱薩琳一世是一位位陶宛農家之女，1705年彼得初識她時，她是緬什科夫的情婦，同年她即成為彼得的情婦，1712年彼得娶她為后。凱薩琳稱帝時期，俄羅斯由緬什科夫統治。凱薩琳於1727年死前，指定阿歷克塞之子(即彼得之孫)彼得為繼承人，而緬什科夫則希望仍能保持權勢。但彼得於1727年繼位為彼得二世後，希望延攬多爾戈魯基家族(Dolgoruky)為用，他原本欲娶一位多爾戈魯基家族的公主為后，但於15歲時即因天花早逝。

彼得二世並未指定繼承人，凱薩琳一世時期成立的最高樞密院(Supreme Privy Council)，選擇先前小共治者沙皇伊凡五世的女兒，也是庫爾蘭公爵的寡妻安娜·伊凡諾夫(Anna Ivanovna)入繼大統。樞密院還規定一系列的條件，依這些條件，她只能在樞密院的認可下治理國事。安娜接受這些條件，但於登基任女皇後，便利用禁衛軍團之力推翻這些條件，廢除樞密院。禁衛軍團於1725年凱薩琳一世繼位，便已發揮過一次決定帝位的力量。

安娜在位時寵信日耳曼人，例如主掌外交事務的奧斯捷爾曼(Ostermann)及比龍(Ernst Johann Biron或Bühren)。比龍即是她的情人，也是首席顧問，一般相信安娜在位時期，數千名俄羅斯人遭處決或流放的責任

乃在於他。安娜指定尚在襁褓中的伊凡·安托諾維奇(Ivan Antonovich)為繼任人。伊凡是她的姪孫，也是伊凡五世的曾孫。安娜於1740年10月去世，由伊凡這名嬰兒繼位為伊凡六世。他的任期只到1741年11月，於其時彼得大帝和凱薩琳一世所生之女葉利扎維塔(Yelizaveta Petrovna)在禁衛軍擁護下，篡得王位，登基為葉利扎維塔女皇。

葉利扎維塔力圖振作，希望自己能有所為之風。她廢除死刑，象徵一改安娜的治事風格。但是她於改革和治理國家兩方面，並非積極任事，在她任內俄羅斯的財政每下愈況。她選擇其妹之子好斯敦-戈托普公爵(Holstein-Gottorp)烏爾理希(Karl Peter Ulrich)為繼承人。他原本是瑞典王位繼承人，於14歲時被帶往聖彼得堡。他不喜歡俄羅斯而欽慕普魯士，特別是其國君腓特烈大帝。

1761年12月葉利扎維塔逝世，烏爾理希繼位為彼得三世，但只在位6個月，便為其妻凱薩琳唆使的禁衛軍推翻。凱薩琳本是安哈爾特-采爾布斯特公主(Anhalt-Zerbst)，掌理俄羅斯國政較其夫更有成就，世稱凱薩琳大帝(即凱薩琳二世)。

內政與外交 從彼得一世到凱薩琳二世期間，俄羅斯發生顯著的改變。貴族的地位大為改善，法律明確保障他們的權力，1736年義務兵役縮減為25年，最後於1762年完全廢除。由於不再以服軍職為擁有土地的條件，私產的觀念乃衍生於貴族階級中，他們不必再為政府擔負沈重的義務。但是貴族之得即農奴之失，因為現在他們更形同貴族的私產，幾乎是奴隸。

此時俄羅斯的外交以歐洲為主，不過也與中國於1727年簽定商務性質的恰克圖條約(Treaty of Kyakhta)，並派遣一支東正教團駐北京。1726-61年，俄羅斯的主要盟邦是奧國，但和英國的貿易比奧國頻繁。1733-35年間，俄、奧共同對法國打了一場波蘭王位繼承戰爭。法國長久以來一直支持俄羅斯的死對頭鄂圖曼帝國、波蘭和瑞典。但於該戰爭中，有權繼承波蘭王位的法國繼位人失敗了。1736-39年，俄羅斯在奧國支持下對鄂圖曼作戰，但所得甚微。1741-43年俄、奧聯手對瑞典作戰，使俄羅斯於芬蘭地區的邊界獲較有利的小幅更動。於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48)中，俄羅斯的角色不重，但該戰爭證實了葉利扎維塔時代主管外交事務的別斯圖熱夫-留明伯爵(Aleksei Bestuzhev-Ryumin)的憂慮，即普魯士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1756年的「外交革命」中，法、奧這兩個死對頭聯手，普魯士則和英國結盟。其後的七年戰爭(1756-63)，俄羅斯繼續站在奧國這一邊作戰，但拒絕對英國宣戰。1760年，俄軍進逼柏林，幸而葉利扎維塔逝世，普魯士僥倖逃過一劫。繼位的彼得三世不僅立即和普魯士講和，而且與他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結盟。然該聯盟如同彼得三世的任期般為時短促。



凱薩琳二世
1762—96年在
位的俄國女皇
，即著名的凱
薩琳大帝。

於這些戰爭中，俄國完全置身於歐洲各王朝間的鬥爭中，也產生傑出的將領如蘇沃洛夫(Aleksandr Suvorov)，但所付出的代價遠超過所得。

凱薩琳大帝和保羅一世

凱薩琳二世於1762年獲封為女皇。根據1722年的法案，她無權繼位，也和先前的王室沒有血緣關係，她的即位全憑武力。而其子（父親不一定是彼得三世）顯然是不滿她的勢力欲以之取代的選擇人物。先前曾經在位的伊凡六世在凱薩琳二世即位之初尚在獄中，1764年依據先前若有營救企圖即處死的命令而遇害。她的當務之急是爭取支持，而她也以耐心和機巧達到了目的。她的聰慧、教養和勇氣皆非比尋常，雖然她也縱肆情愛，但她直至晚年都能避免因個人的恣慾而影響國政。

她的策略之一，是經由獻身啓蒙運動的原則，在國內和西方贏得聲譽。她在這一方面的作為是否出自真心，正負的評價都有，兩方也都各有明顯的證據以為支持。1766年召開一次立法諮詢會議，並自行擬定一份《上諭》(Nakaz)，大量引用孟德斯鳩和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的著作。但是會商一年多(1767-68)後，解散會議，未曾立下任何法律。不過凱薩琳已因此行為而蒙法國啓蒙哲學家(Philosophes)的讚譽。她和伏爾泰通信，安排狄德羅(Diderot)到聖彼得堡為她上課。不論這些姿態居心是否正當，她的聲譽於國內外都節節高升。

該立法會議中斷乃因1768年俄羅斯和鄂圖曼帝國爆發戰爭。俄羅斯的陸、海軍表現頗佳，1744年雙方簽定庫楚克-喀那支條約(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俄羅斯取得黑海沿岸部分土地，並有權保護巴爾幹半島的基督徒，但所謂的權利定義不明。克里米亞半島本已為俄所有，但於該約中宣布為獨立區域。不過凱薩琳還是於1783年併吞該地。

1773年秋，一位頓河區哥薩克人普加喬夫(Yemelyan Pugachev)發動一次叛變，時值俄軍必須全力對抗土耳其人，亂事蔓延至窩瓦河谷及鄰近廣大區域。普加喬夫宣稱他乃彼得三世，且撤銷農奴制度。至1774年底，蘇沃洛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用兵平息亂事。

亂事使得凱薩琳於1775年著手改革地方政府。她設立新省(gubernia)，至1796年時

已有50個省。每省設一總督，貴族則參與行政事務。她承認貴族的土地所有權，於貴族憲章(Charter of the Gentry, 1785)中明定士紳權利，給予每一省的士紳階級成員集體的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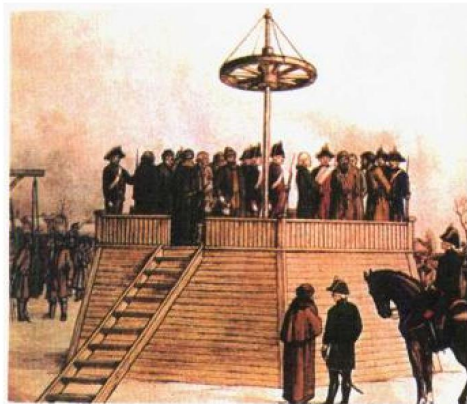
波將金大公(Grigori Potemkin)是凱薩琳的情夫之一，也是她最具才幹的顧問，俄羅斯在於黑海海岸的殖民即與他有關。1787年土耳其人再度對俄宣戰，但也再次失敗。1791年(新曆1792年)雙方簽定雅士條約(Treaty of Jassy)，俄羅斯的邊界推進到聶斯特河(Dniester R.)。此後土耳其人再也無法對俄羅斯構成重大的威脅。

1772年，波蘭國力在日益衰疲下，首度為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國瓜分，而使俄國的邊界延展至杜味拿河-聶伯河(Dvina-Dniepper)一線。波蘭於慘遭瓜分後，力行改革，雖已嫌遲，但改革的範圍廣泛，而於1791年產生一部憲法，使君主成為世襲，政府中代議制的成分於當時的歐洲亦少見。俄、普兩國乃於1793年初針對波蘭的改革，先下手為強，再度瓜分波蘭。俄羅斯取得白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以及聶伯河以西的烏克蘭地區。1795年，奧國再度加入瓜分行動，和俄、普三度瓜分波蘭，使得波蘭此後在歐洲版圖上消失了一陣子，俄羅斯則取得庫爾蘭以及沿尼敏河(Niemen R.)、西布格河(Western Bug R.)。拿破崙征戰歐洲時，再度重劃歐洲版圖，但俄羅斯掠奪波蘭的土地，使波蘭人從此對俄常持怨恨之心。凱薩琳二世時期，俄羅斯於美國革命時期參與對英的武裝中立(1780)，且又與瑞典打了短暫的一仗，但未使邊界有所更動。

十八世紀時，俄羅斯的人口、國土、工業和農業產量皆成長快速，單是凱薩琳二世在位時，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地港口的對外貿易就增加了三倍以上。

1764年俄羅斯施行的土地世俗化，以及上層階級因日益西化而漸增的反教權情緒和對宗教淡漠的態度，都減損教會的權力。而通常都講法語的貴族階級，以及處境悲慘、備受壓迫的農民間的文化差距亦益形擴大。

1796年凱薩琳逝世，其子保羅在自覺王位被竊奪了三十多年後，即位為保羅一世。他的



農民叛變領袖普加喬夫於1775年被處死刑。

言行善變莫測，反覆無常，一即位就廢止其母在位時的一切措施。他的詔令有些能行之久遠，如1797年頒布的王位繼承法行長子繼承制；有些則否，例如同年頒布的限制貴族土地內農奴的勞役事項的法律。

1798年，俄羅斯加入第二聯盟共同對抗法國，在其後的戰役中，蘇沃洛夫的攻戰表現可能是俄羅斯史上將領中最為傑出者。但是保羅突然退出該聯盟，而與拿破崙同一陣線，準備攻擊英國所屬的印度和其他地區。此時，可能原來即已醞釀成熟的宮廷政變，在保羅這種舉動的刺激下爆發；1801年3月保羅被罷黜，遇害身亡。

亞歷山大一世

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俄羅斯躋身歐洲舞台的中心，至少一度是如此。亞歷山大幼時即為祖母凱薩琳二世帶離父親保羅身邊，授予包括啓蒙思想在內的西式教育，使得亞歷山大對英、法比對本國更為熟悉。據一位歷史學者的評價，亞歷山大一部分是「拉阿爾普(La Harpe)的學生」(拉阿爾普為其老師，是一位瑞士革命家)，一部分是「加特契納(Gatchina)的教練教官」(加特契納是他父親在1796年以前居住的皇宮，亞歷山大即於該處習得以普魯士為宗的軍事訓練)。亞歷山大亦對世俗的立憲主義和宗教的虔敬主義(pietism)十分熱中。他先後或同時熱烈地追求這幾種不同的理念，使他於當時世人眼中顯得變化莫測，難以理解。

無疑地，他也參與1801年3月謀害其父的密謀，但他不一定認可謀殺行為。亞歷山大即位後立即取消其父頒布的一些壓迫性措施，召回已經開赴征服印度的遠征軍，而普受讚揚。

他召集一個非官方委員會，重組政府組織，成員包括他的一批年輕貴族朋友，如諾沃西利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斯特羅加諾夫(Pavel Stroganov)、科楚別伊(Viktor Kochubey)及恰爾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亞歷山大似乎還想廢除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

但他施行的改革相當溫和。1802年，廢除彼得一世設立的委員會，而以「部」代替，由一個人主掌。最初有八個部：戰爭、海軍、外交、司法、內政、財政、商業和教育。亞歷山大同時也想使參政院成為全國最高的行政、司法機關，但只做到部分。1803年的「自由農法案」，准許農奴的主人志願解放農奴，使他們的地位如同國家農民。約10萬名農奴因此法案而蒙利，但只占總數之一小部分。1804年的立法表面上解放了利福尼亞和愛沙尼亞的農奴，但依然將他們縛於土地之上不得隨便遷徙。誰也不滿意這種結果，數年之後乃再修訂法案。

1803年的一項法案建立新的學校制度。全國分為六大學區，各區都設有學校及大學。於首都則重新設立一所師範學校，1819年改制

為聖彼得堡大學、喀山和卡爾可夫(Khar'kov)亦設了兩所新的大學。原先俄羅斯只有三所大學，莫斯科有一所俄羅斯大學，維爾拿(Vilna)有一所波蘭大學，多爾帕特(Dorpat)有一所日耳曼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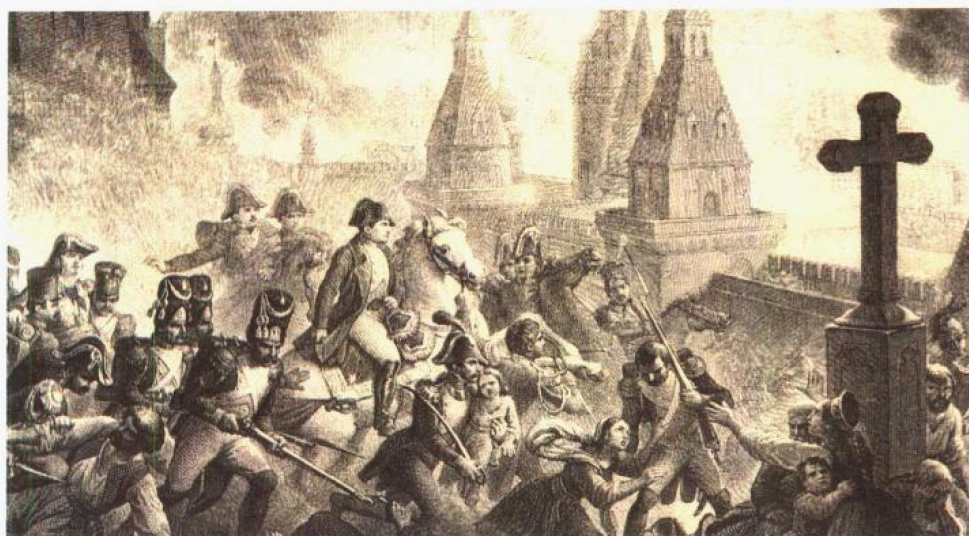
拿破崙戰爭及其影響 1805年對抗法國的第三聯盟成立，使得亞歷山大無法全力投入內政計畫，他在即位之初，即和英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但也避免觸怒拿破崙。然而1803年英國對法國重啟戰端，亞歷山大於發布一系列作戰目的——包括使全歐洲人民都享有公正的疆界劃分和自由的政治制度——後，於1805年和奧國一起加入英國，成為盟邦。庫圖佐夫將軍(Mikhail Kutuzov)率領一支俄軍對抗法軍，但此時(新曆1805年12月)法國皇帝拿破崙已在奧斯特里茨(Austerlitz)大敗奧俄聯軍(新曆1805年12月)。奧國則隨即求和，俄則否。1806年10月，普魯士亦加入戰局，但隨即在耶拿(Jena)被拿破崙打敗。

於此之際，亞歷山大雖然又捲入和波斯的一場戰爭中，卻又須面對新的敵人——鄂圖曼帝國。而俄羅斯面臨這兩方面夾擊的原因之一，是它於1801年兼併喬治亞的部分地區，其後又陸續奪得了其他地區。俄土於巴爾幹半島爭雄，給法國另一個藉口鼓勵鄂圖曼和俄羅斯為敵。

新曆1807年2月，俄軍敗於東普魯士的埃勞(Eylau)，6月再敗於東普魯士的亨利德蘭(Friedland)。亞歷山大乃準備休戰，簽定蒂爾西特和約(Peace of Tilsit)，不僅求和，而且提議俄、法結盟，聯手對抗英國。翌年，雙方於歐福(Erfurt)再次確認這項結盟。但是俄羅斯對盟約的反應卻是五味雜陳，因為它現在支持拿破崙的「大陸封鎖」不但能阻止英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上與本國產品競爭，也能切斷俄羅斯糧食輸往英國，而使貴族階層受害。

雖然拿破崙鼓勵俄羅斯對瑞典作戰(1808-09)，而得以兼併芬蘭，但是雙方互不信任的心態日增。(芬蘭雖遭俄羅斯吞併，但在沙皇兼任其領土的大公的體制中，依然維持自治權。)1809年拿破崙對奧作戰，亞歷山大只給他名義上的協助，而後來拿破崙以奧國為祭，擴張他創建的華沙大公國的勢力範圍，更令亞歷山大憂心。庫圖佐夫在對土戰役的前線領軍作戰，於連番勝績後，在1812年5月和土耳其人簽定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雙方休戰，俄羅斯且取得了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

在俄法結盟時期，亞歷山大找到一位能幹的新顧問斯佩蘭斯基(Mikhail Speransky)。1809年，斯佩蘭斯基應亞歷山大之請提出一份憲法草案，但只有部分付諸實行。1810年一個國家諮詢會議成立，協助沙皇籌組健全的立法機關。斯佩蘭斯基也協助亞歷山大重組各部，在繁雜龐大的俄羅斯官僚體系中引入考績制度。然而在1812年3月全國瀰漫



1812年9月拿破崙率領大軍開進莫斯科城，隨後因補給不足，於10月19日自莫斯科撤退。

的危機氣氛中，斯佩蘭斯基被解職流放。

1812年6月24日，拿破崙率大軍進兵俄羅斯。兵員人數超過50萬，三分之一是法軍，迫使為數未達20萬的俄軍撤退。庫圖佐夫將軍受命為帥，被迫挺身抵抗，而於新曆9月7日在博羅季諾(Borodino)小村的一場異常血腥的戰鬥中，暫時退阻法軍的攻勢。

庫圖佐夫隨後向東撤退，拿破崙的大軍開進莫斯科城，隨即火焚該城。亞歷山大拒絕求和，而拿破崙亦於一個月後即撤軍。他的補給線斷絕，而莫斯科的大雪及庫圖佐夫的軍隊皆使撤退的法軍飽受折騰。只有一小部分的軍隊能夠撤出俄境。

拿破崙名義上的盟邦普魯士和奧國亦加入亞歷山大的陣營，1813年10月來比錫的一場「諸國大戰」，拿破崙慘敗。1814年3月，亞歷山大率各國聯軍開進巴黎，拿破崙遭流放，成為「愛爾巴島皇帝」；但拿破崙卻能捲土重來，又集結一批軍隊，於1815年的3月至6月的「百日復辟」內，再度令盟軍心驚膽寒，直至7月的滑鐵盧之役才終於真正潰敗。此次戰役俄羅斯並未參加。

和約大部分是由擊敗拿破崙的四個國家：俄羅斯、普魯士、奧國、英國所訂定，四國亦成立「四國同盟」。但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間舉行的維也納會議，也有其他國家參加。會中俄羅斯最關心的問題是波蘭。亞歷山大終於獲得波蘭新成立的王國的統治權，不過普、奧也取回相當部分的波蘭土地。然而，獲致此一決議的背後，卻是英、奧、法秘密結盟對抗普、俄。

1812年亞歷山大改宗成為敬虔派基督教徒之後，1815年9月終於取得數個同一教派的君主勉强的支持，加入「神聖同盟」。這個同盟以模糊的基督教同志信念為宗旨。但實際維繫和平的則是四國同盟舉行的一連串會議：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 1818)、特羅保(Troppau)和萊巴赫(Laibach, 1820-21)及威洛納(Verona, 1822)會議。

法國於艾克斯拉沙佩勒會議中被允許加入

四國同盟。1822年會議不再召開，但三位東歐、中歐的君主此後還是合作一段時間，而歐洲也未再有大規模的戰爭，直至1914年。這些和談會議與其他國際協議相較下顯得相當成功，亞歷山大的功勞不小。

亞歷山大協助法國波旁王室復辟的憲法得以成功，並且護衛歐洲其他地方的立憲運動。他將自己的憲法施行於波蘭，擴大芬蘭既存的憲政體制，使得人們亦萌生俄羅斯也會有一部憲法的希望。1818年，亞歷山大讚美波蘭的憲政體制，表明欲將之擴展至俄羅斯的決心。諾沃西利采夫受命草擬一部新的憲法草案，但該法從未施行。

沙皇的新任首席顧問阿拉克切耶夫(Aleksei Arakcheyev)被認為是政治復古的象徵，然而這個看法並不完全公平。他成立好幾個軍事殖民地，在那裏士兵可以兵、農合一，既耕作土地，也能和家人同居一處。此法有其好處，但因規章過於繁瑣、嚴苛，而成效不彰。1816-19年訂定的法律改變愛沙尼亞、利福尼亞、庫爾蘭等地的農民地位，使其成為日耳曼地主領地中的佃農。但是這也無法解決波羅的海區農奴制度的問題。

亞歷山大先前改宗敬虔派基督教，於1817年形成奇特的結果。該年戈利欽大公(Aleksandr Golitsyn)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宗教暨教育部部長。自1773年凱薩琳二世拒絕頒布教宗命令耶穌會解散的敕令，耶穌會乃得以獨存於俄羅斯。但1815年底，耶穌會在俄羅斯被禁，會士遭驅逐。戈利欽是俄羅斯聖經學會會長，意圖使敬虔派成為俄羅斯信仰和教育的基礎。然而在修道主教佛提烏(Photius)的策動下，1824年沙皇解散宗教暨教育部，開除戈利欽。

十二月黨人 自1816年以降，一些參與拿破崙戰爭的年輕軍官組織一系列類似當時西方存在的秘密社團，但也摻雜一些自十八世紀中葉即盛行於俄羅斯的共濟會性質。1822年重組成為北方社、南方社，北方社由穆拉夫也夫(Nikita Muraviev)領導，南方社由彼

斯捷爾上校(Pavel Pestel)領導。北方社係溫和的自由派，南方社則走法國的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路線，特別是彼斯捷爾。亞歷山大略知道這些秘密會社，但未全心對付他們。

1825年11月亞歷山大於塔干洛(Taganrog)度假時猝死，給這些會社大好的機會。一般認為沙皇之位應由亞歷山大的長兄君士坦丁(Konstantin或Constantine)繼承。但1820年他因娶一平民女子為妻，放棄王位繼承權，亞歷山大乃指定其弟尼古拉(Nikolai)為繼承人。然而這些安排皆未公開。

1825年12月14日，皇家禁衛軍中的謀叛軍官(後來稱為十二月黨人)率領三千名左右的軍隊進入聖彼得堡的參政院。雖然當時尼古拉已即位為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他們依然鼓噪著要君士坦丁為帝。一番遲疑之後，皇室下令以武力驅逐他們，致使多人死傷。數月後，5名領導人被處絞刑，多人遭流放，南方的一場小型暴動亦遭收平。

尼古拉一世

尼古拉一世的性格不像亞歷山大那樣複雜。他性格堅強，儀表威武，有歐洲最英俊男子的美稱。他一如其父，偏好以軍隊操練的秩序治事，隨時準備於國內、外維持秩序，乃有「歐洲的警察」之稱。

尼古拉責任感極強，事必躬親，因而常在小事上浪費時間。他的統治端賴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一些機關，其中很多隸屬於「樞密院」(His Majesty's Own Chancery)。1826年他擴大這些機關的編制，加入第二、第三部，分別執掌立法和新成立的秘密警察事項。1836年又加入掌管國家農民的第五部；1837年底，該職掌轉移到國家事務部。

俄羅斯第一部真正的法典編纂係由奉召回京重返公職的斯佩蘭斯基主持，十分成功，於1835年頒布施行。任國家事務部部長的基斯列夫(Pavel Kiselev)則採行諸多措施，圖謀改善國家農民的生活，如減少土地分配不公的現象、增加其子女就學機會、於所住村莊施行有限度的自治制度，但是成效不一。第三部由班肯朵夫(Aleksandr Benkendorf)主持，在全國布下廣大的線民、警察組織。尼古拉決心防止「十二月黨人」的叛亂事件再起。

尼古拉自即位之日起，便須面對國外已存或潛在的革命運動的挑戰。他一開始不得不對之作有限度的支持，如1821年即開始的希臘對抗鄂圖曼帝國的革命。尼古拉不願和英國之間有關鄂圖曼帝國(「歐洲病夫」)的協議，1826年秋給君士坦丁堡最後通牒，而引發其後一連串的複雜協商。1827年10月，英法俄三國聯合特遣隊於那瓦里諾灣(Bay of Navarino)擊潰一支鄂圖曼帝國的艦隊。

但在1828-29年的戰爭中，英國任由俄軍單獨對抗土耳其人。尼古拉於對土耳其人宣戰前，先與波斯簽定圖爾克曼恰伊條約

(Treaty of Turkmanchai)，結果雙方自1826年起為爭奪高加索區土地而爆發戰爭，俄羅斯得到了亞美尼亞(Armenia)埃里溫(Yerevan或Erivan)一帶。俄土戰爭中，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區的戰況十分慘烈，而後土耳其蘇丹和俄羅斯簽定亞德里亞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 1829)，承認戰敗，俄方取得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區的一小塊領土，涵括兩個多瑙河公國——摩達維亞(Moldavia)和瓦拉幾亞(Wallachia)——的保護區控制權(二公國名義上仍隸屬鄂圖曼帝國)及其他權力。希臘得以獨立，但新成立的王國迎立一位巴伐利亞親王為君，降低俄羅斯對希臘的影響力。

繼1830年比利時和法國的革命後，波蘭隨即也發生革命。兩年半前，尼古拉加冕為波蘭國王時，曾宣誓要遵守波蘭的憲法。但此時他計劃發動波蘭軍隊和俄軍一起鎮壓法國和比利時的暴動，而引發波蘭人的叛變。君士坦丁大公是波蘭軍隊的總司令，實質上也是俄羅斯在波蘭的主要官員，對叛變採取妥協的立場。但1831年2月，一支俄軍開入波蘭境內，尼古拉還以改善波蘭農奴生活等措施，削減民間對叛變的支持。1831年秋，俄軍在帕斯凱維奇將軍(Ivan Paskevich)率領下，經過一番激戰後攻下華沙，平息叛亂。

1832年波蘭制定基本法(Organic Statute)取代1815年的憲法。法案中明文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但並未付諸實現。帕斯凱維奇出任總督，於實質施政上行軍事獨裁，直至1856年去世為止。在他統治下，學校或被關閉，或行俄語化，施行嚴格的檢查制度，宗教團體備受壓迫。1839年，波蘭的聯合教會(Uniate Church，採東正教儀式，但服從羅馬教廷的領導)再度被納入俄羅斯教會體系中。

1833年，俄羅斯的教育部長烏瓦羅夫(Sergei Uvarov)宣布教育施行的三原則：東正教、專制政體、民族主義。然而他的本意卻非如字面所示，因為西化的烏瓦羅夫對俄羅斯傳統所知極少，也不關心。不過這些原則卻成為嚴厲壓制任何反抗既存體制的正當理由。

尼古拉時期俄羅斯的公共財政雖然還是衰頹，但對外貿易因黑海港口穀物外銷成長而增加一倍。1851年俄羅斯第一條重要的鐵路線通行於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間。工業日漸成長，地主也漸漸願意以錢租(obrok)取代勞役(barshchina)。農奴可以一些工業僱用所得的金錢付與地主。

俄土關係 鄂圖曼帝國駐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背叛蘇丹，掀起亂事，使沙皇再度將注意力轉移近東。尼古拉支持蘇丹，使俄羅斯對鄂圖曼帝國的影響力大增。俄軍進駐海峽地區，數月後，俄土於1833年7月簽定恩奇爾斯克勒西條約(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雙方互相保證若有一方遭第三勢力侵犯，另一方必予支

持。另有一秘密條文要求土耳其不准戰艦行經海峽，以確保俄羅斯不會自黑海遭受攻擊。但國際間，尤其是英國誤以為該秘密條款也准許俄羅斯戰艦自由出入黑海。此後於十九世紀間，英國對俄羅斯插足近東、中東事務的企圖疑慮漸增，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

1839年，埃及和鄂圖曼爆發第二次衝突，土耳其很快地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複雜的外交運作下，英、法國加入奧國、俄羅斯、鄂圖曼於1841年舉行的海峽會議(Straits Convention)。該會決議所有外國戰艦在和平時期，都不准進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則一直在國際監督下，俄羅斯於其間的角色亦未大過其他國家。

1848年的革命如野火燎原，自法國起，經奧國蔓延至多瑙河區各公國，沙皇舊時對羣衆運動的恐懼得到證實，且更為強烈。他原本計劃派軍西進，但因奧國、普魯士革命成功而受阻。然而，他還是派兵進入瓦拉幾亞和摩達維亞，維護鄂圖曼於該地的政權。他也派帕斯凱維奇率領十七萬大軍進入匈牙利，1849年8月推翻布達佩斯的科蘇特(Lajos Kossuth)新政權，使哈布斯堡王朝於匈牙利能夠復辟。尼古拉亦成功地支持奧國阻止普魯士統一日耳曼。一如1815年時的亞歷山大，他似乎是歐洲國際政治的主宰。但是這種表象亦維持不久。

1850年，法、俄因巴勒斯坦的「聖地」問題，萌生爭執。但表面上屬東正教和天主教宗教特權的爭執，很快就為外交運作所掩蓋。1853年7月俄軍占領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國際間的緊張情勢升高，但是，當時似乎還是可能循外交途徑維持和平。然而當一支英法海軍特遣聯隊進入海峽後，1853年10月俄土戰爭爆發。俄軍隨即於細諾普(Sinop或Sinope)擊潰一支土耳其艦隊。數月後，英、法加入克里米亞戰爭，後來薩丁尼亞也加入戰局。奧國則趁勢「以驚世駭俗的忘恩負義行徑」，逼迫俄羅斯撤出其在多瑙河公國的勢力，而由奧軍占領。普魯士維持中立，俄軍乃須孤軍奮戰。由於奧軍阻隔於俄、土間，聯軍乃須另覓途徑攻打敵人。

雖然在高加索地區、波羅的海和太平洋上都有小型的戰事，但戰役的焦點在於聯軍登陸克里米亞半島，圍困塞凡堡(Sevastopol)的俄羅斯海軍基地。基地雖頑抗達一年之久，但還是於1855年9月淪陷，其時尼古拉一世已經逝世7個月了。這次戰役暴露出連俄羅斯這個大國最強固的堡壘，也無法抵禦海上來的攻擊。

西方派、斯拉夫派、社會主義者 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產生兩大敵對的陣營，這兩大陣營分別反映俄羅斯的過去和未來：一是西方派，一是斯拉夫派。一八三〇年代，恰達耶夫(Pyotr Chaadayev)的《哲學書簡》(Lettre Philosophique)震撼莫斯科知識界。他完全否認俄羅斯文化傳統的



1853年俄土戰爭爆發，英法及薩丁尼亞等國加入戰局並肩對抗俄國。圖為1855年9月聯軍攻陷克里米亞半島海軍要港塞凡堡時的情景。

價值。西方派認為此乃肇因於俄羅斯和西方隔絕。這些人包括善變但多才的評論家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後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以及激進的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或Gertsen)。

斯拉夫派則包括霍米雅科夫(Aleksei Khomyakov)，他後來成為著名的俗世神學家。兩大陣營對日耳曼哲學家謝林(Schelling)、黑格爾學說的共同興趣與共同改造俄羅斯的決心，使兩派得以團結。不過西方派主張制度上的改革，斯拉夫派則認為須從個人、社會的內在及道德上的改造做起。

尼古拉一世在位末期，俄羅斯第一批公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士出現在佩特拉謝維茨(Petrashkevich)那羣人中。他們並不主張革命，但當時俄羅斯之外的革命致使當權者大感驚懼，因而逮捕了近40人。其中15人被判處死刑，但於行刑之時得到赦免。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即遍嘗這種恐怖經歷之一人。

亞歷山大二世

尼古拉一世之子，擁有「解放者沙皇」之名，且於改善俄羅斯民衆生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這位俄羅斯統治者，其改革乃出於事實之驅迫，而不是個人之教養。亞歷山大二世師從多幻想的人文主義詩人茹科夫斯基(Vasili Zhukovsky)，而身為王位繼承人，則既未表現出特別突出的才華或興趣，更遑論改革了。但是他於1855年即位為沙皇時，正逢俄羅斯遭克里米亞戰爭失利之恥，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求和。新曆1856年3月30日各交戰國簽定巴黎和約，俄羅斯占領的所有土地皆交還原主，除多瑙河沿岸一塊比薩拉比亞地區被迫割予摩達維亞。俄、土雙方都

不得在黑海上或其沿岸駐紮海軍。

大改革 新任沙皇於宣布結束戰爭之時，亦指出隨後將推動改革。數天後，他告訴莫斯科的貴族們，與其等待自下而上的勢力推翻農奴制度，還不如自上而下主動著手廢除。貴族於震驚之餘，並不支持此一解放措施，但亞歷山大二世依然命令官員著手行動。1861年2月19日，一道簡短的宣言宣布廢除農奴制度。

實際的改革則有冗長、繁複的律令規定。居少數的家事農奴於未得片土之下恢復自由之身，除了一小塊有時具戰略性的區域(稱「捷徑」jotrezki)外，貴族所屬的農奴獲配給所耕種的土地之半，但須付錢賠償。每一農奴配給的土地大小和價錢，由各地自行訂定。若農奴不願付錢，則只能獲得分配所得土地的四分之一。只有一小部分農奴作此選擇。

自貴族處解放的農奴人數超過2,000萬，必須於此後四十九年內付予政府賠償金，政府則以公債作為貴族的賠償。土地配給之後並不是轉移給個人或家庭，而是給既存的公社，以村為單位統籌負責分配稅捐、選派兵役人員及收取賠償金。

1863年和1866年增訂的法令，分配予皇室所屬農人和1,900萬名國家農民土地。前者所得土地配給大小較貴族農民多一半，國家農民則多達近一倍。1864年，西北省分和波蘭境內的波蘭貴族所屬農奴，土地配給較俄羅斯農奴好很多。

1861年的立法褒貶皆有，解放後的農奴套上沈重的負擔，公社的體制更為強化，但卻日益成為阻撓農業進步的重大障礙。無論如何，俄羅斯社會中的人性枷鎖已然掃除。

其他所謂的重大改革繼之而起。1864年1月，各省(gubernia)、縣(uyezd)成立選舉地方自治會(zemstvo)的機構。出任各縣自治

會的代表由城市居民、公社農民和地主選出。這些羣體所能選出的代表人數，視個別羣體所有的土地或其他資產數量而定。縣級地方自治會代表則選出省級地方自治會的代表。地方自治會掌管學校、醫療、道路以及其他諸多地方事務，並給予農民技術協助，後來亦僱用許多受過訓練的失業人員。1870年地方自治會的體制至少有部分為城市所沿用。

1864年底，獨立的司法制度成立，重大犯罪的審理都設有陪審團。輕微的民事、刑事案件則設和平法官審理，而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改革可能是諸項重大改革中最為成功者。

1874年，所有俄羅斯男子皆須服兵役，役期從1859年之前的25年，之後的15年，最後遞減為6年。士兵的待遇較為人道，且施予基本的教育。

大改革於加速俄羅斯工業化、新興的專業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擴張，以及貴族階層於俄羅斯社會中堅地位的衰落，都發揮極大的作用。

1862年波蘭的自主權大部分已經恢復，但是仍然有愈來愈多的波蘭人要求進一步的改革。而徵召激進的波蘭人入俄軍服役的計畫，則於1863年1月引發一場暴動。但是波蘭當時一如1830年一般，本身沒有軍隊，而農民也依然消極、被動如故。俄軍和平裝備不良的人民暴亂。俄軍統治者以立法嘉惠波蘭農民。但波蘭依然因暴亂而受懲。1832年的基本法成為具文，無任何實質功能。波蘭淪入俄羅斯直接的宰制下，俄語化的措施滲入教育和聯合教會體制中。

芬蘭的改革則不同。1863年芬蘭國會再度召開，此後定期舉行。基本法須經國會同意才能更動，直到十九世紀結束，芬蘭的憲政體制一直運行不輟。

波蘭的叛亂並未使俄羅斯境內的改革中輟，但是其他的因素則使改革的步調變緩。1866年，一名情緒不穩的學生卡拉可佐夫(Dmitri Karakozov)朝沙皇開槍，未中，使得教育部長立即更換為反動的托爾斯泰(Dmitri Tolstoy)。托爾斯泰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之前，乃任神聖會議的檢察官，他對學校和教會採取鐵腕鎮壓，其強制執行規定的古典研究課程甚至被封為「希臘-羅馬的枷鎖」。然而，托爾斯泰壓制的統治，未能阻絕大學校園出現許多傑出的學者。著名者如化學家門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他是化學元素週期表的發明人；生物學家麥奇尼可夫(Ilya Mechnikov)，他在失去俄羅斯的教授職之後，赴巴黎尋求合適的工作環境；生理學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研究「制約反應」；以及頂尖的革命前史家克柳切夫斯基(Vasili Klyuchevsky)。

教育的改革雖然普遍緩慢下來，但教育機會則全面性擴展。1865年，原本只有特權階級的女子才能進入的寄宿學校，開放予所有階層的女子為通學生。雖然女性還是不能上

大學，但自1869年開始，私人興辦的大學程度課程准許女性就讀。城鄉間的基本教育則在地方自治會的協助下，自1864年後大為擴張。

外交與戰爭 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Aleksandr Gorchakov)於外交事務上的實際參與較沙皇本人為深。俄羅斯於1858-66年間由摩達維亞、瓦拉幾亞合併而成的羅馬尼亞公國上，取得法國的支持。而當1859年拿破崙三世興兵進入義大利北部將奧國勢力自義大利半島上驅逐時，沙皇將軍隊調往奧國邊境，作為對拿破崙三世的支持。於波蘭起義時，英、法皆予波蘭人鼓勵，但未有實質上的幫助。而沙皇則得到普魯士的支持；普魯士唯恐俄屬波蘭中的波蘭革命若是成功，會影響普屬波蘭。希臘的革命推翻自1832年即統治希臘的巴伐利亞王朝。俄羅斯則暫且不顧英、法於波蘭起義中的角色，而與二國合作，安排一位丹麥親王登上希臘國王王位。

普魯士在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領導下，以一連串外交和軍事上的運籌帷幄，朝向統一德國之路邁進時，俄羅斯於普奧戰爭中對丹麥的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一役(1864)、於普魯士對奧地利一役(1866)及普法戰爭(1870-71)中，都採取對普魯士有利的中立立場。普法戰爭中法國落敗的局勢一明朗，戈爾恰科夫立即於1870年10月宣布廢棄巴黎和約中有關黑海的條文。其他國家由於本已認為該條文之訂立實屬不智，於1871年3月亦默許之。1873年，經歷練已較顯圓熟的奧國加入俄、普行列，組成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該同盟之重要性於當時尚不明確。

俄羅斯當時則在亞洲相當活躍。俄羅斯人在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夫耶夫(Nikolai Muraviev)的領導下，侵入黑龍江流域。1858年中、俄簽定璦琿條約，中國割讓黑龍江和額爾古納河(Argun R.)交流處以北、以西至太平洋的區域。中國雖未批准此約，但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後，中、俄簽定一項更為屈辱的北京條約。於中俄北京條約中，除確認1858年璦琿條約所割讓的土地外，俄羅斯還取得黑龍江、烏蘇里江至太平洋的區域。目前的中俄疆界即確立於此條約。

俄羅斯雖然擴張了太平洋海岸的領土，但於北美大陸上的領土則以720萬美元的價格，於1867年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

俄羅斯於中亞的勢力亦大為擴張。中亞自一八二〇年代起即未有任何國際公認的較大國家出現。1864年，切爾尼亞耶夫將軍(Mikhail Chernyayev)出兵攻打布哈拉(Bukhara)和基發(Khiva)兩個稍有抗拒能力的汗國，二汗國分別於1868年和1873年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國。浩罕汗國(Kokand)則於1876年被廢，並遭併吞。斯科別列夫將軍(Mikhail Skobelev)攻下外裏海地區，完成俄羅斯兼併中亞的工作。至1884年時，二次

大戰後中亞的疆界劃分大致確立，只有小部分差別。

1864年，戈爾恰科夫聲言俄羅斯一如美國於美洲、法國於非洲、英國於印度，面臨將於何處停止兼併土地的認知困難。英國並不滿意這種解釋，滿懷戒心地注意俄羅斯的擴張。然而各方預期中的英、俄於阿富汗、印度的戰爭，卻還是避免了。

在歐洲，三皇同盟因巴爾幹半島上的利益衝突而迅速瓦解。1875年，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和波斯尼亞(Bosnia)爆發反抗土耳其人的動亂，塞爾維亞(Serbia)和蒙特尼哥羅(Montenegro)亦隨即對鄂圖曼帝國宣戰。自一八六〇年代晚期始，泛斯拉夫主義的情緒即已瀰漫俄羅斯。雖然這種訴求從來未如外人所言的影響力，俄羅斯官方也只有伊格那耶福將軍(Nikolai Ignatiev)一位重要官員公開贊同這種主張模糊的信念，但於戰爭爆發後，泛斯拉夫主義分子於民意上有煽風燃火之功。沙皇和戈爾恰科夫二人雖然都不是革命人物，也不是泛斯拉夫主義者，但還是不得不順應輿論，而於1877年4月和土耳其開戰。這次戰爭國際外交曾試圖折衝其間，以期免戰，但徒勞無功。

俄羅斯於1874年施行的軍事改革尚待發揮效果。一開始俄軍頗有新獲，但後來又告敗退。無論如何，就在攻下高加索區的喀爾斯(Kars)後，俄軍在1877年底拿下普利佛那(Plevna)堡壘。1878年1月，俄軍節節逼進君士坦丁堡，鄂圖曼蘇丹不得不接受停火協議。

雙方原本要簽定聖斯泰法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 1878年3月)，該約成立一個領土廣大的保加利亞，但奧、英從中作梗，強迫中止該項協議，而於1878年7月另簽柏林條約取代。俄羅斯取得比薩拉比亞和高加索區的一些新領土，塞爾維亞、蒙特尼哥羅和羅馬尼亞完全獨立於鄂圖曼帝國之外。原本要成立的大保加利亞則分為一個自治的小保加利亞、一個自治權較少的東羅美利亞(Eastern Rumelia)，以及一大片依然由土耳其統治的馬其頓地區。其他版圖上的小幅度更動則見於聖斯泰法諾草約。有一重要的條文是奧國於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地區有危機時，有權出兵占領。

俄羅斯對此甚表沮喪和憤怒。俄軍繼續在保加利亞駐留一段短時間。亞歷山大二世則批准一部保加利亞的憲法。雖然保加利亞人選出來的君主是俄羅斯皇后的姪子，但他後來的表現絕非是任聖彼得堡差遣的工具。俾斯麥自知俄方對他於柏林會議時「正直調解人」的表現深感不滿，乃於1879年和奧國簽署一項祕密盟約。而當俄方提議和德國結盟時，俾斯麥以三皇同盟再度成立搪塞。協商三皇同盟再度成立的工作於1881年6月完成，但是其時已在亞歷山大二世遭激進組織民意黨(Narodnaya Volya)成員投擲炸彈而亡後之數月了。

革命之醞釀 一八六〇年代，新興的狂熱意識型態風靡俄羅斯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虛無主義和社會主義。虛無主義的始祖是評論家畢薩瑞夫(Dmitri Pisarev)，他宣稱「能打破的皆須打破」，篤信人類的進步端賴當時新興的科學。而當時一些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如赫爾岑、巴枯寧、涅恰也夫(Sergei Nechayev)及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主要活動於俄羅斯境外。

1861年俄羅斯境內第一次出現地下革命文宣。翌年，青年激進分子的導師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被捕。1873-74年，二千多名青年循赫爾岑「到民間去」的呼籲，深入農村，散布革命思想。但是農民常將這些困惑的外來客送交警方。1876年一個新的會社成立，名為「土地和自由社」(Zemlya i Volya)，並於1877-78年間將策略略作改變，採行新的「到民間去」的方式，但一樣不成功。

主張革命的民粹派(narodniki)放棄領導大眾反抗的路線，而轉向恐怖行動。聖彼得堡的軍事首長特列波夫將軍(Fyodor Trepov)因下令鞭笞一名犯人，而被一位名為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的年輕女子開槍射傷，但是陪審團判她無罪。此後政治案件中一般的司法規則乃懸而不用。後來又有數名官員遭暗殺。1879年，因為對恐怖行動持有不同意見，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主張恐怖主義這一派另組民意黨。

民意黨暗殺沙皇行動可知的共有七次。其中一次於1880年初炸掉一部分冬宮，使得沙皇成立一個最高執行委員會，由洛里斯-梅利柯夫(Mikhail Loris-Melikov)主掌。數月後，他成為內政部長，該委員會乃解散。他主持內政的政策是改革和鎮壓革命分子兼施。托爾斯泰遭解職，檢查制度較為放鬆，並且草擬一份召集地方自治會和省市代表的辦法，以使各方代表能在法律提交國家會議前，先提出諮詢意見。雖然後來被稱為「洛里斯-梅利科夫立憲」並非名副其實，但於1864年的地方自治會改革，沙皇在地方自治會上再設一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後，自由派人士的抗辯遭撤銷，洛里斯-梅利柯夫原本也可能朝此方向做的。1881年3月1日晨，亞歷山大二世批准洛里斯-梅利柯夫的計畫，但數小時後，民意黨的一名成員暗殺了沙皇。

亞歷山大三世

亞歷山大三世乃在其兄於1865年死後，才被指定為王位繼承人，因此早年的教育養成頗為不足，但個人的私生活則是俄羅斯帝王中典型的極致。他根本不是一個支持改革的人，而父親遭到暗殺更使他步向反動之路，而影響到繼任者。

他受到波別特諾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的影響頗大。波別特諾斯采夫是一個聰明、保守的思想家和能幹的法學專家，1880-1905年任神聖會議的檢察官。由

於他的計策，致使洛里斯-梅利柯夫立法諮詢的計畫遭到擱置。洛里斯-梅利柯夫內政部長之職由伊格那替葉福取代。伊格那替葉福是一位泛斯拉夫主義者，循較早的斯拉夫派理念，計劃重設地主會議。

波別特諾斯采夫不同意伊格那替葉福的計畫，1882年伊格那替葉福去職，由托爾斯泰取代，輔以巴祖金(A. D. Pazukhin)。二人聯手籌劃一系列反改革的措施。1889年大部分地區的和平法官都被裁撤，由政府指派的地方長官(zemskiye nachalniki)代行司法，同時另設新職取代行政長官。1890年，自治會的代表選舉民主性降低，1892年省市選舉亦作類似改變。這些措施連同其他的律令，目的乃在鞏固江河日下的貴族階層。

有些措施確實有助於農民。1881年賠償金額降低；1882年國家農民銀行成立，協助農民買土地；1887年廢除人頭稅；1889年訂立移民西伯利亞法。但是解放法案原初使農民能成為土地擁有者的目的，因1893年頒布的兩道敕令而受阻。其中一道敕令加強公社的組織，使農民更不易遷離；另一道敕令則鼓勵土地重新分配。

亞歷山大三世時期，俄羅斯工業成長大幅增加，國家修築許多鐵路，特別是1891年開始建造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關稅則漸次提高，1891年達到高峯。

外交政策 重又成立的三皇同盟因1885年的保加利亞危機——即保加利亞和東羅馬利亞宣布合併——而告動搖。保加利亞選出親奧的薩克森-科堡(Saxe-Coburg)的斐迪南大公(Ferdinand)為君，使俄羅斯勢力受挫。俄羅斯只剩下蒙特尼哥羅這個小盟邦了。俄、奧於巴爾幹半島上的勢力競逐，使得三皇同盟無法在1887年二度續約。但是俾斯麥儘管和奧國一直有盟約，還是和俄羅斯秘密訂定再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然而1890年俾斯麥失勢後，德國未再對這一秘密協定續約。

此時，俄、法這兩個外交孤立的國家結盟，震驚歐洲。其結盟分成幾個步驟(1891-94)，完成於一次軍事會議。法國政府提供的貸款乃是聖彼得堡的帝制和巴黎的第三共和締盟的助力。

革命人士的鎮壓和消失 亞歷山大三世的教育政策有礙低階層人民追求中等和高等的教育，教育部且有插手大學事務的廣泛權力。1882年新的檢查法規公布。俄語化的措施於波蘭和波羅的海各省進一步強化，甚至擴及中亞地區。雖然有一思想保守的委員會建議亦應同等對待猶太人，但未被接受，而且還施行新的反猶太法令，迫使俄羅斯境內許多猶太教徒，終於形成猶太復國運動(Zionist movement, 1897)。

一八八〇年代是革命人士備受打擊的時代。民意黨的大部分成員被捕入獄。一謀刺亞歷山大三世的恐怖計畫事敗，參與人皆被捕，5人被處死，其中一個是列寧的兄弟尤里

亞諾夫(Aleksandr Ulyanov)。繼「到民間去」的計畫失敗後，恐怖行動亦告失敗，革命人士的活動乃暫時停滯。然而俄羅斯境外的社會主義者採行馬克思式的正統路線，1883年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在日內瓦成立一個新的「勞工解放社」組織，俄羅斯境內也開始出現一些小型的馬克思主義團體。

尼古拉二世

亞歷山大三世之子尼古拉二世一如其父，是個謙和愛家的人，也是堅決護衛專制的人。但是尼古拉不像其父具有堅強的性格。1894年登基後，馬上和赫斯-達木士塔(Hesse-Darmstadt)的艾麗絲公主(Alix，她於結婚後採用俄式名字亞歷山德拉Alexandra)結婚，兩人苦等11年，終於生下一子為嗣。但其子阿歷克塞(Aleksei)於1904年誕生後，即發現罹患血友病。一年後，這對驚惶失措的父母經人介紹認識了拉斯普廷(Grigori Rasputin)。他是一位遼邊的「聖人」(Star-ets，但絕非教士)，似乎具有使皇太子不再出血的神力。拉斯普廷乃因而獲取不少政治影響力。

尼古拉二世登基後數月，便警告地方自治會領袖，不要妄想推動憲政運動。他不再做任何政治改革，繼續推行俄語化，而且還不智地將之擴及於芬蘭。一連串縮減芬蘭憲政的措施，使芬蘭人幾乎於一夜間爆發熾熱的反俄風潮。俄羅斯境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後果之一，即1903年春於啓夕諾夫(Kishinev)發生對猶太人燒殺擄掠的慘劇，一百多名猶太人遭屠殺。此乃自1881年以來，首宗這類規模的慘案。

尼古拉二世在位的前十年間，俄羅斯經濟在財政部長維特(Sergei Witte)領導下，成長快速。維特鼓勵發展重工業，興建鐵路。工人增加，罷工事件亦水漲船高，使得俄羅斯政府於1897年立法，限制每日工時為11.5小時。

革命活動再起。一八九〇年代，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和秉持較寬鬆的民族主義路線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一連串論戰，吸引許多大學生轉而信奉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亦大為風行。1898年，第一屆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在明斯克(Minsk)舉行，不久較傾向農民立場的社會革命黨亦成型。

俄羅斯和遠東的關係 尼古拉二世在位早期，外交的重點大部分放在對遠東的一場規劃不良的冒險行動上。俄羅斯加入德、法陣營，當日本在1895年出其不意地擊敗中國後，勸說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滿懷感激的中國清廷准許俄羅斯建造一條中東鐵路，大幅縮短赤塔到海參崴的交通路徑。俄羅斯亦因此在北滿取得勢力範圍，並且滲透已正式獨立的高麗。德國占據膠州灣而引發的另一次危機，則使俄羅斯得以取得遼東半島25年的租借權，以及建造連接旅順港和哈爾濱

的中東鐵路的權利。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拳亂又使俄國占據整個東北。

日本頗擔憂俄羅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擴張，乃於新曆1904年2月突然出兵攻打旅順港的俄海軍艦隊，並於新曆1905年1月取得該港。新曆1904年8月至1905年3月間的數次主要戰役中，俄軍敗於瀋陽附近。8月，日軍摧毀旅順港的俄軍艦隊。1905年10月，俄羅斯派一支波羅的海的艦隊到旅順支援，但於抵達之時，便為日軍擊沈於對馬海峽(1905年5月)。

1905年的革命及其影響 就在俄海軍大敗於遠東之時，專制政體亦面臨自十二月黨人起事以來第一次重大的威脅。在學生暴動、農民叛亂蜂起、罷工風潮日益嚴重的數月混亂情況後，一位名叫加龐(Georgi Gapon)的教士率領一批無武裝的工人，於1905年1月9日進入聖彼得堡的冬宮，要向尼古拉二世面陳生活的苦況，但遭軍隊開火攻擊，殺害一百多人。1905年的革命即自這個「血腥的星期日」開始。四處持續發生抗議和暴亂，陸軍、海軍中也爆發叛變，其中以波將金戰艦最為著名。

沙皇同意召開諮詢大會。8月，他宣布要成立一個有權表達民意的全國議會，即為國會(Duma)。但亂象不止，於10月時的一場大罷工中達到高潮，第一屆工人蘇維埃(soviet，即「會議」意)即於此時成立。沙皇在其發布的著名的《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中，作了更多的讓步，答應成立立法議會，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剛和日本簽定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新曆1905年9月5日)而返國的維特，出任俄羅斯的首任首相。依據樸資茅斯條約，俄羅斯將庫頁島南半部、部分南滿鐵路，以及俄羅斯於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讓予日本。

《十月宣言》開啓俄羅斯史上一段立憲政府的時期。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兩個革命政黨，和一些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人，聯合要求成立一個有創制權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以普遍、公平、秘密和直接的方式選出，於大會中決定國家的政治前途。但是許多溫和派人士對沙皇成立立法議會感到滿意，而組成了「十月十七日聯盟」後來稱為十月黨，以推動新制的運行。

第一次國會乃在廣泛的選舉權基礎上選出，但並不完全符合左派政黨的要求。原先的國家會議則成為具有部分選舉權的上議院。尼古拉二世答應所有議案皆須經國會同意才能議決為法律。但是國會的預算權有限而國會代表雖能質詢部長，然部長只須對沙皇負責。這些和其他一些問題，在1906年4月23日成立的新基本法中則有涵蓋。

第一次國會乃由立憲民主黨人(Kadet)主導，但只在4~7月這段時間召開。他們提出有補償地徵收貴族等人的土地，導致政府必須解散國會。第二次國會(1907年2~6月)中，主張革命的左派和右派皆有所得，但犧牲